

萬曆年間叢書《草玄雜俎》考論

賴信宏*

(收稿日期：114年1月10日；接受刊登日期：114年4月24日)

提要

本文旨在處理《草玄雜俎》版本流傳、影響等問題，探討原本之面貌。就《草玄雜俎》所收七部書籍之互通有無、引書互涉的情況進行分析，說明《草玄雜俎》編纂時，若干書籍並非單獨完成，而是以相同模式進行不同類型的分配。其中《雲仙雜記》來自《雲仙散錄》，可以作為相關書籍編纂的原型；《緝柳編》主要仿造類書的型態；《誠齋雜記》、《瑯嬛記》猶如筆記小說雜錄事實；《女紅餘志》、《古琴疏》則為有特定題材取向的別編；《尤射》與上述諸書不同，乃類似古籍殘稿的整理，其中互涉情況，在《緝柳編》、《誠齋雜記》、《瑯嬛記》三書尤為明顯。本文又以此為基礎，延伸重編《說郛》援引《草玄雜俎》的情況，據以了解明末《草玄雜俎》的流傳，釐清相關書籍的史料來源，與可能產生的年代誤判。

關鍵詞：黃正位、草玄雜俎、重編說郛、晚明叢書、文獻學

*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。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「萬曆年間叢書《草玄雜俎》之鉤沉與文獻考察」(MOST 110-2628-H-031-001-)執行成果，曾在研討會發表，經特約討論人與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若干建議，使本文更趨完善，特此感謝。

一、前言

《草玄雜俎》乃萬曆年間編纂之叢書，在最早著錄於《趙定宇書目》，在《稗統》子目中連續列其七種書，並在「古琴疏」下雙行小註作「以上共一本，即草玄雜俎」。《趙定宇書目》雖說為趙用賢（1535-1596）之藏書目錄，然現存書目已收錄至萬曆36年（1608）出版之書，是知其書應編此年之後。¹其後《澹生堂藏書目》曾著錄二處，於〈小說家·說叢〉下著錄「《草玄雜俎》廿二卷，六冊。」²又於〈叢書家·諸子小說〉錄其子目，所收凡七種：

1. 《瑯嬛記》（三卷）
2. 《雲仙雜記》（十卷）
3. 《緝柳編》（三卷）
4. 《尤射》（一卷）
5. 《古琴疏》（一卷）
6. 《誠齋雜記》（二卷）
7. 《女紅餘志》（二卷）³

所收卷數依現存各書的補記，卷數相加與《澹生堂藏書目》所記廿二卷相符，因此，現存各書的卷數，大抵符合原編的面貌。所收《瑯嬛記》、《雲仙雜記》、《女紅餘志》較為常見，諸書內容多有雜編前代史料，有似類書體者。又有如《五色線》之摘錄雜編的型態，由於原書散存於各地，因此，歷來未能得知其面貌為何？只能就個別書分論。從錢希言《戲瑕》開始就認定這些書為贗籍，⁴後來《紅雨樓書目》、《牧齋書目》都將《草玄雜俎》部分書目視為偽書。⁵

¹ 前人多以趙用賢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）之卒年為下限，推斷成書年代，然此書目所收書多有趙用賢身後出版之書，可能經後人增編。明·趙用賢：《趙定宇書目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稗統子目，頁180。

² 明·祁承燦撰，鄭誠整理，吳格審定：《澹生堂藏書目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454。

³ 明·祁承燦撰，鄭誠整理，吳格審定：《澹生堂藏書目》，頁613。

⁴ 明·錢希言：《戲瑕》（據內閣文庫藏《松樞十九山》本，明代），卷三〈贗籍〉云：「昔人著贗籍往往附會古人之名，然其名雖假託乎，其書不得謂之偽也。今人則鬻其所著之書為射利計，而所假託者，不過取悅里耳足矣。夫贗至今人而淺陋則已極也。《琅環記》傳是余邑桑民懌悅所藏，祝希哲允明竊之，……，後此而作者，有《緝柳編》、《女紅餘志》諸書五六種，竝是贗籍，不知何人締構，顧多俊事致談，書類勝國，要或近時好事者為之耳。」，頁31b-32b。此書卷首有萬曆癸丑（四十一年，1613）序，當成書於此時。

⁵ 明·錢謙益：《牧齋書目》（據故宮博物院藏舊平圖抄本）。偽書類下錄沈善長《緝柳編》、龍輔《女

現今雖然並未保存完整的《草玄雜俎》，但其零本散存在大陸、日本各地，可發現該書係出書商「黃正位」所編刊之叢書，另有一些亡佚之零種，也可見重刻本，因此，叢書的原貌得予以還原。

嘉靖時期的小說叢書，如顧元慶《顧氏文房小說》，主要取自家藏；陸楫《古今說海》都是收集藏書之家的珍本秘笈，加以刊刻，《古今說海》「校書名氏」所列姜南、顧定芳、黃標、沈希喙、唐贊、顧名世、余采、董宜陽、張之象，都是書籍的提供者。⁶晚明如萬曆三十四年（1606）編刊《寶顏堂秘笈》除了編纂者沈孚先、沈德先兄弟所藏，也在編纂《正集》時「爰檢《小史》，學、稗諸海所無者，自梁宋遼元至今凡得二十種。」特意蒐集當代叢書所無者，其來源也有得自姚士粦、黃承玄、陳繼儒、郁嘉慶等人的藏書，姚士粦同時作為《秘冊彙函》的提供者之一，也是一部分偽書的創造者。⁷《草玄雜俎》由於無編纂總目與序跋，不明其編纂宗旨，然從各書序跋的託古情況，應是仿造叢書蒐羅秘笈的傳統而來。

晚明時期好刻秘書的風潮下，這類引據來源不明、卻托名元人的書籍，頗能獲得當時企求於「秘書」的青睞，因此，該叢書在萬曆刊印後，崇禎時就有若干叢書將其中一、二種重刻，包括毛晉《津逮秘書》、高承埏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⁸、重編《說郭》⁹皆曾取用。刊刻者黃正位，在瞿昆良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，將之列入「尊生館」條目下，並列出黃氏所刊著作，包括《陽春奏》3種（原書應有37種，僅存3種）、《莊子南華真經》八卷、曹昭《新增格古要論》十三卷、沈應（案：應作鷹）元《緝柳編》三卷、瞿佑（1347-1433）

紅餘志》、《瑯嬛記》、《誠齋雜記》四種，錢希言為錢謙益之族叔，此或繼承錢希言之說。又明·徐燭撰，馬泰來整理，吳格審定：《新輯紅兩樓題記·徐氏家藏書目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）《瑯嬛記》題記云：「《瑯嬛》一書，仿《雲仙雜記》而作，所引書名皆偽撰者，亦猶《雲仙》之所引也。只可資談笑，備詞曲。」，頁111。

⁶ 明·陸楫編：《古今說海》（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刊本，明代），卷首，「校書名氏」。

⁷ 參俞士玲：〈從《寶顏堂秘笈》編刊看明代圖書生產者及其生產方式〉，收入俞士玲：《明代書籍生產與文化生活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22年），頁326-335。姚士粦參與《秘冊彙函》的情況，參劉學倫：〈《秘冊彙函》研究〉，收入劉學倫：《張海鵬《學津討原》及其相關問題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科技，2017年），頁15-19。姚士粦所作偽書《孟子外書》、《於陵子》，參林慶彰：《豐坊與姚士粦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116-159。

⁸ 明·高承埏編：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（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刊本）較完整，本文主要參考此本。另有故宮舊平圖藏《稽古堂叢刻》僅收錄11種。

⁹ 現存《說郭》主要有兩個系統：一是百卷本（本文簡稱涵本《說郭》），張宗祥根據各種抄本整理由涵芬樓排印出版。二是一百二十卷本（李劍國志怪傳奇敘錄多用「重編《說郭》」稱呼，此沿用慣說，學界或根據原書序作「重較說郭」。），此書明末已刻，順治四年增刻王應昌、李際期序，前、後印本所收內容頗有差異，本文取用明·陶珽：《說郭》、《說郭續》（據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宛委山堂刊本）早期印本。兩者差異可參昌彼得：《說郭考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年）「源流考」。

《剪燈新話》四卷、李昌祺（1376-1452）《剪燈餘話》四卷、馮贄《雲仙雜記》十卷、高明《琵琶記》二卷、《虞初志》八卷。¹⁰是目前黃正位刊行出版物較完整的調查，上述《陽春奏》三種乃係臺北故宮所藏舊平圖，另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《陽春奏》收錄太函氏所作4種、許潮所作6種，¹¹實尚存13種。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《會真記》亦出尊生館刊本，正文第1葉版心下作「尊生館校刊」，每半葉7行，行16字，與《陽春奏》版式不盡同，但與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高明《琵琶記》版式相同，版心下亦作「尊生館校刊」，故宮著錄為新都黃正位刊巾箱本，或是不同於《陽春奏》系列的戲曲刊本。瞿冕良所錄包括二種《草玄雜俎》之書，其他五種未見記錄，不少零本因藏諸日本，故調查時失收。

《草玄雜俎》，目前較詳細的調查是羅寧〈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〉，所謂「偽典小說」，其「偽典」乃是「是指編造、杜撰出來的故事和說法，偽撰者編造的目的一般是為了作詩文典故和代名用，故可稱『偽典』。」這類書的特徵存在引書來源不明、假古人古事以杜撰、類典故之敘述。根據羅寧對《草玄雜俎》歷代著錄的調查，該書曾著錄於《趙定宇書目》、《澹生堂藏書目》、《鳴野山房書目》（即祁理孫（1627-1687）《奕慶藏書樓書目》¹²），另有七部子目分載於各類者，如《徐氏紅雨樓書目》、《千頃堂書目》，¹³而未見於《百川書志》、《古今書刻》、《晁氏寶文堂書目》，羅寧認為這些書時至晚明才問世。¹⁴這些書被稱為「偽典」乃是傳統類書、筆記的仿製品，該文主要調查有《女紅餘志》、《古琴疏》、《瑯嬛記》、《誠齋雜記》四種。另外，個別書籍的討論較多集中在作者與文獻的討論，兼及故事影響之關係，亦有討論其偽書之性質，這部分在第二節各書版本中將涉及相關研究，此處從略。

本文蒐集調查分散各地的藏本，予以彙整，據以還原《草玄雜俎》之面貌，首先，考述《草玄雜俎》的編纂年代以及現存各書流傳的版本，並從中找尋各書之間的關聯性。其次，錢希言《戲瑕》將之列入「贗書」之作，時人多有將之視為「偽書」者，彙整各書資

¹⁰ 瞿冕良：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9年），頁877。

¹¹ 存十種，分別是楚襄王夢遊高唐記、鴟夷子扁舟五湖記、陳思王懷舊洛神記、張京兆閨閣畫眉記，太函氏（汪道崑）作；王羲之蘭亭顯才藝、陶處士栗里致交遊、桓元帥龍山會僚友、漢相如畫錦歸西蜀、衛將軍元宵會僚友、元微之重訪蒲東寺，許潮作。

¹² 《鳴野山房書目》所收書與《奕慶藏書樓書目》同，應係過錄祁理孫藏書之抄本。清·祁理孫藏並編：《奕慶藏書樓書目》，收入林夕主編，煮雨山房輯：《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·明清卷》第14冊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），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抄本，頁257。

¹³ 《千頃堂書目》卷2「禮樂類」錄補《古琴疏》一卷，卷12「小說家類」補《誠齋雜記》二卷、《瑯嬛記》三卷、《緝柳編》三卷、《女紅餘志》二卷四種，明·黃虞稷，瞿鳳起、潘景鄭整理：《千頃堂書目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頁58、349。

¹⁴ 羅寧：〈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〉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2009年第1期（2009年4月），頁31-47，後來羅寧又有〈制異名新說、應文房之用——論偽典小說的性質與成因〉進一步申論這些書籍的性質與編纂手法，參羅寧、武麗霞合著：《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6年），頁98-118。

料後，考述各書的編纂特性，從徵引體例與編排討論其中引書的取向與內容互通的情況，可見叢書內部具有資料互通之處，特別是其中包括特定人物的故事，被化整為零的散記在各書之中。其三，考察該書在晚明時期的徵引情況，爬梳《草玄雜俎》在晚明傳播情況，其中重編《說郛》特別從中輯錄若干書籍，循其資料引錄情況，尋繹重編《說郛》作偽的手法與理路，將相關資料予以繫連以見其偽造改編之跡。

二、《草玄雜俎》編纂年代與存本考述

（一）《草玄雜俎》的編纂年代

根據調查，目前尚存有遼寧省圖書館所藏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、神戶中央圖書館藏《尤射》與《誠齋雜記》、內閣文庫《緝柳編》、《誠齋雜記》過錄黃正位本，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、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藏《雲仙雜記》。除了《古琴疏》、《女紅餘志》二書未見傳本，其他諸書尚可從各處得見。

現存零本，卷端題作「新安黃正位黃叔」、「新都黃正位」，知為黃正位所刊同一系列之叢書。黃正位生平不詳，僅知字黃叔，新安人。刻有多種書籍，所刊書籍之年代大致集中在萬曆三十幾年，如《虞初志》有萬曆三十四年（1606）序、《陽春奏》有萬曆三十七年（1609）序。其刊行物與徽州新安黃氏刻工有密切關係，如《剪燈新話》之版畫，有「黃應孝」、「黃一木」、「黃一森」、「黃一林」、「黃鈐」、「黃守玄」等刻工名，《剪燈餘話》有「黃鏞」、「黃一木」、「黃一林」、「黃一森」、「黃鈐」。根據明代徽州新安黃氏刻工，第二十五世刻工部首從「金」，黃鏞、黃鈐屬之；第二十六世刻工，中央多作「守」、「應」二字，黃應孝、黃守玄屬之；第二十七世刻工部首從「木」，黃一木、黃一林、黃一森屬之。黃鏞曾為《徽州府志》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刊本之刻工，黃一森曾刊明萬曆辛亥年（三十九，1611）《仰山乘》五卷（故宮舊平圖藏本），跨越了嘉靖末到萬曆三十九年（1611）時的不同出版物。雖跨越三代黃氏刻工，但刊行應在萬曆三十年前後。另外，在汪廷訥《坐隱先生全集》之《坐隱先生訂譜》曾收錄黃正位跋語，¹⁵汪亦徽人，《草玄雜俎》或亦徽州所刻。

現今最早引錄《草玄雜俎》者，為《虞初志》卷首有萬曆丙午（34年，1606）謝肇淛

¹⁵ 明·汪廷訥：《坐隱先生全集》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第188冊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5年，據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環翠堂刻本影印），頁660。

(1567-1624)序，云：「吾友黃叔博學能文章，尤喜稗官。小說諸書所錄有《鄉媛》、《雲僊》、《緝柳》諸編，無何復錄《虞初》以示余。」¹⁶三書皆出於《草玄雜俎》，或當時《草玄雜俎》已經成編，這裡僅舉出小說三種為例。而此三種較《虞初》為早，大致在萬曆三十四年（1606）稍早所刊。稍後《陽春奏》于若瀛序亦云：「吾友黃叔，氣稟醇和，志嚮慕古，往所鑄《草玄》、《虞初》諸書。」¹⁷則已直接道出黃正位刊刻《草玄雜俎》並《虞初志》，是刊刻又在二書之後，此書凡例之末署名作「尊生館主人漫語」，各書卷端作「尊生館校」，是知「尊生館」可能係黃正位之書坊或書齋。

（二）《草玄雜俎》版本考述

《草玄雜俎》根據《澹生堂藏書目》所錄凡七種，依序略考其流傳版本：

1. 《瑯嬛記》

此書作者根據卷端作「伊世珍」，較早薛洪在《〈瑯嬛記〉的作者究竟是誰》，曾透過張岱（1597-1684）《瑯嬛文集》所載〈瑯嬛福地記〉內容與《瑯嬛記》首條（注出《玄觀手抄》）完全相同，推斷張岱就是《瑯嬛記》的作者。¹⁸然論證中捕風捉影較多，後來沈梅根據著錄推斷成書時間，和張岱生存年代不合，因此，張岱作者說論據不足。

羅寧之弟子沈梅《〈瑯嬛記〉考證》曾調查該書著錄的情況，主要證據與羅寧略同，惟認為現行最早的版本《津逮秘書》本，不確。文中提出若干觀點：其一，《瑯嬛記》之引書多數僅見於重編《說郛》，引書中只有《誠齋雜記》、《臥遊記》實有其書；其二，重編《說郛》所引各書內容與《瑯嬛記》不全然相同，這說明重編《說郛》可能是「無意混入或故意另增的」造成的結果。其三，《廣豔異編》與《續豔異編》所載姚月華、晁采的身世，應是來自於《瑯嬛記》。其四，根據《徐氏紅雨樓書目》推斷成書下限為萬曆三十年（1602）。¹⁹

後來趙素忍論及《廣豔異編》與《瑯嬛記》的關係，列舉以往該書被認定是偽書，同時比對了兩書內容互涉的情況，說明《廣豔異編》徵引了18則《瑯嬛記》的資料，並比對了〈紫竹小傳〉、〈姚月華小傳〉、〈晁采外傳〉，認為兩者之間可能具有源流關係，只是

¹⁶ 明·陸采：《虞初志》（據日本內閣文庫萬曆三十四年黃正位刊本，明代），卷首。

¹⁷ 明·佚名編：《陽春奏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58年，《古本戲曲集成》四集之六，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影印），卷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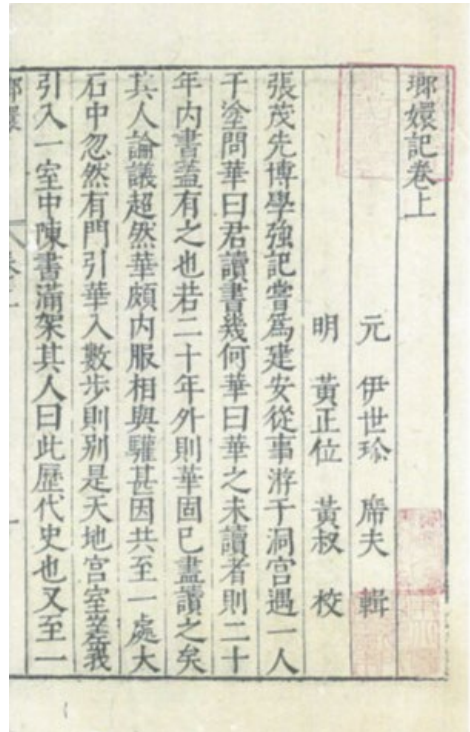
¹⁸ 薛洪：《〈瑯嬛記〉的作者究竟是誰》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97年第2期（1997年4月），頁25。

¹⁹ 沈梅：《〈瑯嬛記〉考證》，《合肥學院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第26卷第6期（2009年11月），頁59-62。

孰先孰後尚難斷定。最後根據《廣豔異編》推斷《瑯嬛記》的成書下限為萬曆三十四、三十五年（1606、1607），且資料來源多與閩中文人有關，疑似《瑯嬛記》為閩中文人所作。²⁰沈梅以《徐氏紅雨樓書目》誤判年代下限，趙素忍的推論較確，另外沈、趙二家都特別注意到《瑯嬛記》與《廣豔異編》諸傳之關係。

略可補充的是，黃正位刊本卷首有曹學佺序，曹序云：「姑蘇沈從先有抄本，攜至予署中，新安黃叔見欲梓之，予郡王元直尤力為從與。」²¹知書得自蘇州沈野（?-1607），而後黃正位刻之。曹學佺所編《蜀中廣記》曾引用《瑯嬛記》五則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提要云：「《蜀中廣記》一百八卷，明曹學佺撰。……學佺嘗官四川右叅政，遷按察使，是書蓋成於其時。」²²案曹氏於萬曆三十七年（1609）被委任為四川右叅政，萬曆三十九年（1611），遷任四川按察使。若編於此時，則所序《瑯嬛記》應在入蜀之前所作。²³

現存版本有黃正位刊本、鄭燧校本、《津逮秘書》（以下簡稱《津逮》本）、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、《學津討源》與抄本多種。目前最早刻本即遼寧省圖書館藏黃正位刊之《瑯嬛記》，略早於《津逮秘書》，亦即《草玄雜俎》的零本，現有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之影印本。鄭燧校本據黃本翻刻，《津逮秘書》、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即根據黃正位本重刊，後來的《學津討源》則根據《津逮秘書》重刊。²⁴另有南京圖書館抄本，其行款與《津逮》本同，



圖一：遼寧省圖書館藏《瑯嬛記》，取自
《遼寧省第三批珍貴古籍名錄圖
錄》

²⁰ 趙素忍：《豔異編及其續書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頁119-138。

²¹ 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（三卷）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部第120冊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5年，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），頁54。

²² 清·永瑢纂修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，據浙本影印），卷70，史部地理類三《蜀中廣記》提要，頁627。

²³ 賴信宏：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所收書之文獻價值探究，《淡江中文學報》第40期（2019年6月），頁183-218。

²⁴ 劉學倫指出《學津討源》主要據明代毛晉《津逮秘書》刪減增補而來，參劉學倫著：《張海鵬《學津討源》及其相關問題》，頁196-201。

頁 23 起中縫加上了汲古閣三字，知亦傳錄《津逮》本。²⁵另有系統外兩種抄本都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，說詳如下。

黃正位本（見圖一），書分三卷，每半葉 9 行，行 20 字。卷首有寫刻曹學佺序，明體刻枝指生允明（即祝允明）序，卷端首行作「瑯嬛記卷上」，二、三行分別作「元 伊世珍 席夫 輯」「明 黃正位 黃叔 校」。²⁶應是目前現存最早刻本。

鄭燧校本，今藏日本內閣文庫，有書名葉作「瑯嬛記／格古齋藏板」，卷首有枝指生允明序，行款與黃正位同，僅改第三行為「閩 鄭 燧 榮卿 校」。字體相當接近，應係翻刻黃正位本，又修改卷端校刊者。²⁷

台灣國家圖書館三種抄本，其一為明姚茂善朱絲欄鈔本，題作《編次瑯嬛記》，書分九卷，卷首錄有枝指生允明序、赤松侶屠隆（1543-1605）小引，末署「癸丑孟夏仙誕日錄」，依主題分類，有仙宗、釋部、靈異、奇珍、文學、方伎、情感、閨豔、物彙之目，並錄「集用書目」，蓋打散原書次第重新編排，出處仍注於條末。卷端題「前元伊世珍席夫輯」、「國朝吳一標建先校」、「吳郡姚茂善汝積次」。²⁸吳一標萬曆三十八年（1610）曾刊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，活動於萬曆後期。²⁹屠序之癸丑年，疑是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其時屠隆已逝世，或係出於偽托。姚茂善編次者書末識語：「癸丑季春十一武林邑中閩，孟夏五之日編次于延清學堂，至十二日庚子吉錄竟。」知成書於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。

其二為朱校抄本，書分二卷，依書名分編，卷上分錄「賈子說林」、「採蘭雜識」、「林下詩談」、「江湖紀聞」，卷下分錄「臥游隨筆」、「誠齋三記」、「率真筆錄」、「妙觀雅言」，計八目，各條目不注出處，內容重新編排三卷本條目。³⁰

其三為乾隆間抄本，此書卷上每半葉 7 行，行 20 字，卷中、卷下則改為每半葉 8 行，

²⁵ 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（據南京圖書館藏清代抄本，清代），此書末頁有「嘉慶癸酉八月廿四日秀水曹均補錄下卷于京師之嘉樹軒」，癸酉為嘉慶十八年（1813），知為曹均舊抄。

²⁶ 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，子部第 120 冊，頁 54-55。

²⁷ 根據鄭燧所刊《山海經》書名頁分三欄，依序作「萬曆庚子校刻／山海經／閩格古齋藏板」，庚子為萬曆 28 年（1600）為其出版活動紀年較早者，自署「閩格古齋」知為福建刻本。參佚名著，郭璞注：《山海經》（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 28 年格古齋刊本，善本編號：子 192-0001，明代），另刊有明·鄭燧校訂：《畫家要訣》（日本內閣文庫藏晉安格古齋刊本，善本編號：子 061-0008，明代）。從周履靖《夷門廣牘》選五種書重刻。明葉向高《蒼霞草》十五卷，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候官鄭燧重刊本，此本未見。

²⁸ 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（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姚茂善朱絲欄鈔本，善本編號 07578，明代）。

²⁹ 宋·文同撰：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（據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庚戌（三十八年，1610）吳郡吳一標刊崇禎間虞山毛晉重訂本，明代），卷首錢允治序云：「慶元刻本，世所罕觀。頃內江李務滋重為校刻，而吳士人吳建先受之雲間陳仲醇，仲醇復為校讎，付建先剞劂以傳，甚盛心也。」說明吳建先陳請陳繼儒校閱，然後刊印，故作「陳眉公先生訂正」。卷端作「吳 毛晉子晉／蜀 李應魁務滋／吳 吳一標建先同叅」。

³⁰ 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（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朱校抄本，善本編號 07580）。

行 19 字。上卷來源不明，中、下卷行款與《津逮》本同，疑過錄自此。³¹

除了第三種與他本差別不大，臺北國圖前二種與現存刻本系統多有不同，可補現存考察該書版本之不足。另外上海圖書館藏一清抄本三卷，書名頁作「瑯嬛記／約耕藏本」下有白文圓印「周文鼎」、朱文方印「約耕」，知為乾隆間周文鼎所藏。³²卷首列〈瑯嬛記引用書目〉，各書下列則數，或係抄者所增。卷下之末附毛晉跋，知出於《津逮》本。比較特別的是《瑯嬛記》後附一《瑯嬛餘記》卷端題「雲陽子輯」，卷首有〈瑯嬛餘記引用書目〉，其中引用了《緝柳編》5 則，並收《緝柳編》、《雲仙雜記》所徵引書多種，屬於《瑯嬛記》的續書。³³綜上所述，可知現存諸版本之關係。

2. 《雲仙雜記》（十卷）

其書源自宋人編《雲仙散錄》，早期有曹之〈《雲仙雜記》真偽考〉，考訂其書偽造之跡、編者生平，並核對引書之出處，指出該書有「無中生有」、「隨意竄改」之情況，並檢討偽造者王銍等宋人舊說。³⁴次年，程毅中〈《雲仙雜記》的版本問題〉曾補充曹之「真偽考」一文，指出曹之未留意到先有《雲仙散錄》，後有《雲仙雜記》的問題，在引用著錄情況時，未留意《中興館閣書目》是個輯錄本，未可視為完本來判斷失載情況。³⁵其後，曹之、郭偉玲〈《雲仙散錄》作偽小考〉接續前作，進一步解決書中作偽的時間，根據引用情況，推斷《雲仙散錄》的作偽時間當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至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（1148）之間。至於作偽之人，則對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所提出王銍（?-1144）之說有所商榷，但並未提出可能之人選。³⁶

³¹ 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（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間抄本，善本編號 07579，清代）。

³² 周文鼎，字約耕，江蘇常熟人，著有《約耕集》五卷。參柯愈春著：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上冊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805。

³³ 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（與雲陽子合輯《瑯嬛餘記》，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代約耕抄本，善本編號：線善 844181-83，清代）。

³⁴ 曹之：〈《雲仙雜記》真偽考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1992 年第 4 期（1992 年 6 月），頁 18-2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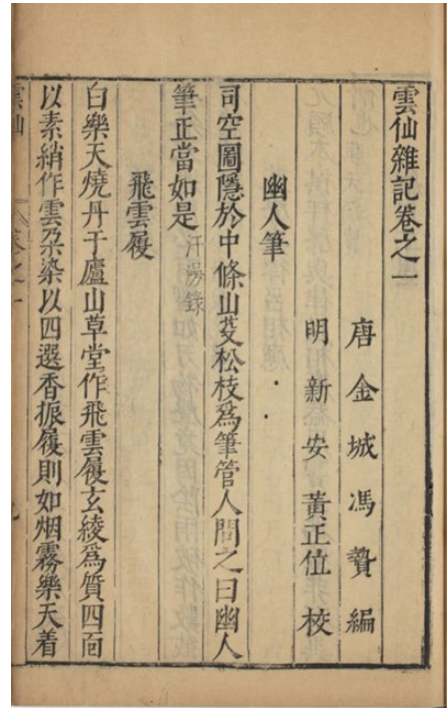
³⁵ 程毅中：〈《雲仙雜記》的版本問題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1993 年第 2 期（1993 年 5 月），頁 25。

³⁶ 曹之、郭偉玲：〈《雲仙散錄》作偽小考〉，《圖書情報知識》2011 年第 6 期（2011 年 11 月），頁 70-71。

其後趙修需在承認該書為偽撰的前提下，從書中所寫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李賀等人的典故發現，這些「影撰故實」背後，隱藏著北宋仁宗時期之後，對唐代詩人的想像形構。從傳統的考證之外，開出另外一條詮釋進路。不過在具體年代考證上，似未參考曹之、郭偉玲對年代的考證。³⁷羅寧〈《雲仙散錄》是偽典小說〉則為探討「偽典小說」著作的其中一篇，羅寧指明「偽典小說」就是以北宋《雲仙散錄》為發端之一，³⁸因此討論重點在類書的體例、指向「典故、代名」、創造新奇名物、混充真人假事、為既有詩句創造典故等五個方向。推論此書成書於南、北宋之交。

現存版本，依名稱可分為兩個系統，題為「雲仙散錄」有宋嘉泰本、原本《說郛》卷二十七以及《隨齋徐氏叢書》景宋嘉泰本刊本，其中原本《說郛》為節錄本；題為「雲仙雜記」者，以菴竹堂本最早，其次有黃正位刊本、《唐宋叢書》³⁹、重編《說郛》、《龍威秘書》、《嘯園叢書》本，《藝海珠塵》、《稽古堂叢刻》雖作「雲仙散錄」亦屬此系統。

目前版本分疏以張力偉點校《雲仙散錄》說明最詳。〈前言〉指出全書共 367 條，引書達一百種。除少數書外，大多數不見於歷代著錄，同一人之事分引不同的書，且引書編排時每百條會重複一次，再次引錄又和前一次次序相同，故前人多以為偽書。其書已見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又曾為宋類書《錦繡萬花谷》、《海錄碎事》引用，可見其書來源較早。從不分卷到十卷本，次序有所調動，卷九、卷十，增加了 79 條，引書則大多現存之書，其中有 63 條抄自《類說》。對於該書的版本變遷與文獻特徵調查詳實，點校內容參校諸本，將末二卷、《記事珠》編入附錄，最近原貌，體例最善。⁴⁰陸音〈宋刻本《雲仙散錄》考略〉對於南京圖書館所藏用公文紙所印的宋刊本有詳細的考察，可以補充對宋刊《雲仙散錄》的認識，不過，在



圖二：龍谷大學圖書館藏《雲仙雜記》

³⁷ 趙修需：〈《雲仙散錄》之撰作時代：由書中所錄之唐人詩文才華故實析論〉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第 34 期（2017 年 11 月），頁 29-54。

³⁸ 羅寧：〈《雲仙散錄》是偽典小說〉，《古典文學知識》2018 年第 6 期（2018 年 11 月），頁 46-55。

³⁹ 《唐宋叢書》有繁本、簡本二種系統，簡本主要來源與重編《說郛》關係較密切，內容多刪節，本文所取已繁本為主，參明·鍾人傑，張遂辰編：《唐宋叢書》（據內閣文庫藏讀書坊板本，善本編號：子 084-0002）。

⁴⁰ 唐·馮贊編，張力偉點校：《雲仙散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 年），頁 1-10。

版本系統區分上，分作一卷本與十卷本二系，並未超出前人的看法。⁴¹

其他如陶敏等人整理《全唐五代筆記》附錄編入《雲仙雜記》，所錄為十卷本。⁴²別分三個系統包括一卷本、九卷本、十卷本，主要區分宋開禧元年之《雲仙散錄》，原不分卷，《隨齋徐氏叢書》據此影刊。後來將此書拆分成八卷，加上卷九、卷十合編為《雲仙雜記》。《藝海珠塵》雖名「散錄」，亦不分卷，但內容已收卷九、卷十之內容。九卷本未言明所指，然上述所言大體不脫張力偉所整理之範疇。其書以《四庫全書》本整理，未能稱善。張力偉、陶敏都未見黃正位所刊之《雲仙雜記》，故未將之放入版本系統的考察之中。

今龍谷大學圖書館所藏黃正位本（見圖二），原「寫字台藏書」，卷首有天復元年十二月馮贇〈雲僊雜記序〉，次「雲仙雜記目錄」，分十卷，並列子目。每半葉9行，行20字，卷端首行作「雲仙雜記卷之一」，次行、三行分別作「唐金城馮贇編」「明新安黃正位校」。⁴³馮贇序有若干特徵與《稽古閣》本相近，如「撮其高髓」，葇竹堂本作「撮其膏髓」；「應文方之用」，葇竹堂本作「應文房之用」；「戈戰應題錄」，葇竹堂本作「戈戟應題錄」。可見《稽古閣》本可能直接來源於黃正位本，《唐宋叢書》本無序，其行款與黃正位本同，若干異體字與《草玄雜俎》本更接近，但第一卷〈水玉數珠〉已刪去雙行夾注，則是重刻時又有所刪改，可補現存版本調查之不足。

綜合上述所考，《雲仙雜記》的版本可分四類：其一為嘉泰本系統，係開禧年間郭應祥在泉州所刻，此本經《中華再造善本》重製，不難取得。其二為葇竹堂本系統，《四部叢刊》續編根據鐵琴銅劍樓藏本影印，《嘯園叢書》卷數異文同於此本。其三為《草玄雜俎》本，編排卷次繼承葇竹堂本。《唐宋叢書》本、《稽古堂叢刻》本直承此書而來。《唐宋叢書》本鍾人傑、張遂辰（1584-1668）合編，與明末重編《說郛》前印本版片相同，收錄十卷，後印本缺損僅錄九卷，其九卷缺第六卷，以原書第十卷補入，《藝海珠塵》、《龍威秘書》同缺，蓋傳錄自重編《說郛》後印本。其四為原本《說郛》卷二十七，收錄94則。⁴⁴屬葇竹堂系統之節選本。徐乃昌（1869-1946）刊印《隨齋徐氏叢書》時，曾利用繆荃孫（1844-1919）所藏之《稽古堂叢刻》作一校勘記，張力偉點校時雖未見《稽古堂》本，但校勘記之成果多數已吸收進點校本中。《稽古堂》本雖作《雲仙散錄》，與嘉善本同，內容則主要依據《草玄雜俎》本重刊。《草玄雜俎》本雖非善本，實為明末具有影響力的版本。

⁴¹ 陸音：〈宋刻本《雲仙散錄》考略〉，《東南文化》2003年第5期（2003年5月），頁81-83。

⁴² 陶敏等編：《全唐五代筆記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3435-3475。

⁴³ 五代·馮贇：《雲仙雜記》（據龍谷大學圖書館藏黃正位刊本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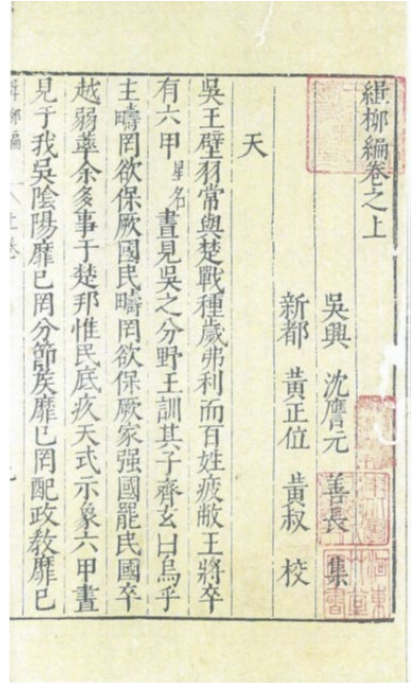
⁴⁴ 參昌彼得：《說郛考》，頁215。

3. 《緝柳編》（三卷）

《緝柳編》，早期寧稼雨《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》曾收載此條目，云《千頃堂書目》曾著錄，原書已佚，《廣博物志》引四條佚文。⁴⁵陳婷《錢大昕《補元史藝文志》著錄小說集解》曾較完整的調查歷代著錄的情況。⁴⁶羅寧〈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〉曾提及遼寧省圖書館（見圖三）、內閣文庫有藏本，但未見。⁴⁷

相關成果較為重要者，係張春紅〈稀見文言小說集《緝柳編》考辨〉曾調查現存二處藏本，遼寧省圖為黃正位刊本，亦即《草玄雜俎》零本。（參圖三）每半葉9行，行20字，卷端二、三行分別作「吳興 沈鷹元 善長集／新都 黃正位 黃叔校」，分上中下三卷十二門，收錄180條。內閣文庫藏江戶抄本，其行款同遼寧省圖藏本，卷端文字同，應係同源之抄本，條目失收一則。在卷下第167條。抄寫的錯、訛較多。引書共二十幾種，另有三則引錄沈鷹元評語，對傳本的內容、特徵調查最為詳盡。至於成書年代的考證，則主要沿用羅寧的考證。⁴⁸上述考證，大抵符實，頗具參考價值，惟指內閣抄本「條目失收一則。在卷下第167條」，核對之後實未缺漏。

另有上海圖書館藏《瑯嬛記》所附雲陽子輯《瑯嬛餘記》，核對卷首〈瑯嬛餘記引用書目〉取用《緝柳編》及其引書尤多，也旁採《雲仙雜記》，但也有未見於《草玄雜俎》的資料。⁴⁹雲陽子不詳何人，《瑯嬛餘記》可說是《緝柳編》改編增刪本，編排體例上不分類與《瑯嬛記》相同。



圖三：遼寧省圖書館藏《緝柳編》，取自《遼寧省第三批珍貴古籍名錄圖錄》

⁴⁵ 寧稼雨：《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6年），頁143。

⁴⁶ 陳婷：《錢大昕《補元史藝文志》著錄小說集解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，2012年），頁144-145。

⁴⁷ 羅寧：〈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〉，頁31-47。遼寧省第三批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編委會：《遼寧省第三批珍貴古籍名錄圖錄》（北京：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圖10334，有書影。

⁴⁸ 張春紅：〈稀見文言小說集《緝柳編》考辨〉，《西藏民族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第39卷第5期（2018年9月），頁135-141。

⁴⁹ 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（與雲陽子合訂《瑯嬛餘記》，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代約耕抄本，善本編號：線善844181-83，清代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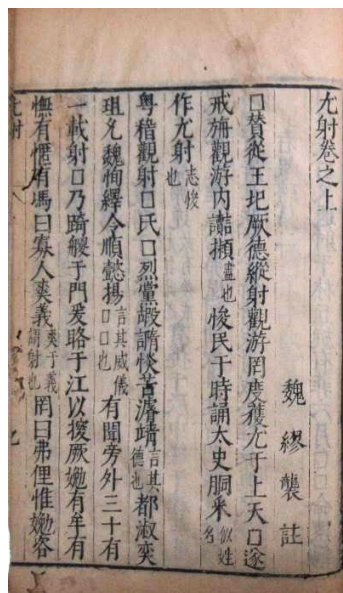
現原刊本藏遼寧省圖書館，未見。筆者見日本內閣文庫抄本、陽明文庫抄本，⁵⁰依原行款所抄，內閣文字錯訛較多。分類如類書，卷上分天、歲時、地、宮室四類，卷中分人事、樂器、文武器用二類，卷下分服食、寶器、花木、禽獸麟蟲、拾遺雜事五類，共十二類。卷首目錄失收「花木」一類。

4. 《尤射》（一卷）

此書出於《草玄雜俎》黃正位刊本，僅見於神戶市中央圖書館。後來有《續百川學海》、重編《說郛》寫101、《五朝小說》本、《唐宋叢書》經德堂本等都係同一套版片重印，⁵¹後又為王謨收錄於《重訂漢魏叢書》，是此書版本之情況。現存各本皆不完整，都包括缺篇缺頁，看似出於當時罕見的抄本，由於性質與其他書不同，是否依託古人所造，難以考知。根據神戶市中央圖書館藏本，書與《誠齋雜記》合訂為一冊，無序跋，每半葉9行，行20字。分上、下二卷，卷端首行作「尤射卷之上」，次行退12格作「魏繆襲註」。⁵²（參圖四）卷下僅及「右雨會第十九（闕）」，《續百川學海》本作「右雨會第十八（闕）」，多「命史第十九」、「復射第二十」二目，疑神戶藏本末缺一葉。

該書鮮見研究，僅馬明達〈中國古代射書考〉在考察歷代有關弓箭、射學之書時，調查相關書籍達120種，曾涉及《尤射》。文中指出「《尤射》是目前所知『三禮』有關射儀篇章外，存世最早的禮射專著。……《尤射》

凡20篇，第18篇〈雨會〉闕如，其他各篇也多有缺字和訛誤，以至文義艱澀難讀。總之《尤射》是一部尚待整理和深入研究的禮射文獻。」是少數對該書有完整的提要引介。文中亦指出該書未見宋以前公私書目或類書引錄，因此來歷令人懷疑，對此文獻有審慎的判斷。⁵³不過，該文指出最早見於陶宗儀《說郛》，乃是混淆重編《說郛》與原編之故，略有



圖四：神戶市中央圖書館藏《尤射》書影

⁵⁰ 元·沈應元輯：《緝柳編》（日本內閣文庫藏抄本、陽明文庫藏抄本，明代）。陽明文庫所藏由立命館大學芳村弘道教授代為取得部分書影，特此感謝。

⁵¹ 關於同版片印製之書目，可參賴信宏：《明末武林書坊同板重印書籍編刊考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，2022年），附錄三〈同板重印所涉群書敘錄〉。

⁵² 魏·繆襲註：《尤射》（據神戶市立圖書館藏黃正位刊本，明代）。

⁵³ 馬明達：〈中國古代射書考〉，《暨南史學》第2輯（2003年12月），頁1-41。《尤射》見該文頁10。

疏失。實則《草玄雜俎》即是該書最早的來源，應與叢書同出於萬曆三十餘年。

今人排印《新編漢魏叢書》曾收錄此書，係利用《五朝小說大觀》本排印，卷首收錄簡單的提要，云：「此書為勸諫田射而作。」並引述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八對該書的評論，可補馬明達所述之缺。⁵⁴各本間文字並無差異，大抵同出於黃正位刊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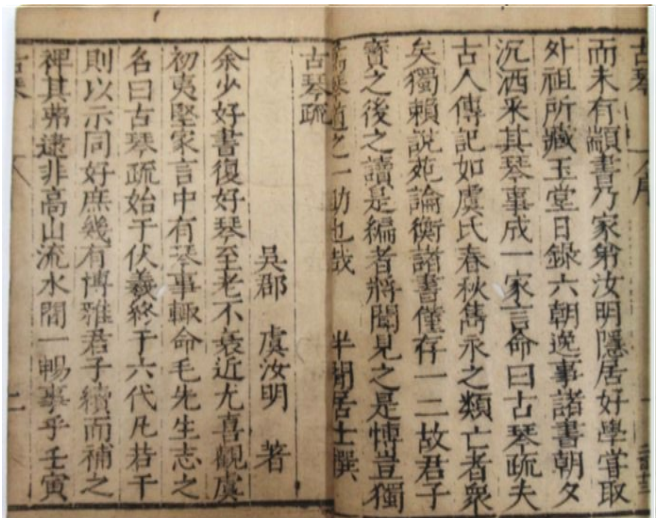
5. 《古琴疏》（一卷）

舊題虞汝明編，是書存重編《說郛》寫一百、《小史集雅》、《琴學正聲》、《清懷叢書》四本，⁵⁵黃正位刊本已不存。劉振《〈古琴疏〉版本、成書年代及撰者考》曾針對其文獻基礎問題，有所考辨。該文是基於周慶雲《琴書存目》而發，認為該目將《草玄雜俎》本與《說郛》本分列二書，判斷有誤。

並從沈琯《琴學正聲》發現另一種增訂版本，總收六十七條，較重編《說郛》本增訂了十六條，其增收條目包括元代「鮮于伯機」、「毛敏仲」二條，編纂應完成於明代。最後推論出，該書原為宋代虞汝明所作，有原編與增訂二種，增訂本成於明代或明代以後。⁵⁶此係近來考察該書文獻最詳盡之研究。

今存重編《說郛》本，僅存卷端虞汝明小序，不過，從《小史集雅》本（見圖五）看來，事實上卷首還包括半閒居士序，其文云：「家弟汝明，隱居好學，嘗取外祖所藏《玉堂日錄》、《六朝逸事》諸書，朝夕沈酒〔應作涵〕，采其琴事，成一家言，命曰『古琴疏』。」⁵⁷文為虞汝明之兄所作，疑為原黃正位刊本所有。

《小史集雅》本正文與重編《說郛》本略同，僅在分合與次序上略有差異，亦未見沈



圖五：內閣文庫藏《小史集雅》本《古琴疏》

⁵⁴ 新編漢魏叢書編委會：《新編漢魏叢書》（廈門：鷺江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775-779。

⁵⁵ 《清懷叢書》本收錄21種書，收入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：《中國古籍總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叢書部著錄（見頁477），現藏南京圖書館清抄本，所錄書目大多出自重編《說郛》與《昭代叢書》，或清人抄自叢書本而來。

⁵⁶ 劉振：《〈古琴疏〉版本、成書年代及撰者考》，《音樂天地》2018年11期（2018年2月），頁52-54。

⁵⁷ 宋·虞汝明編：《古琴疏》（據日本內閣文庫藏《小史集雅》本，明代），卷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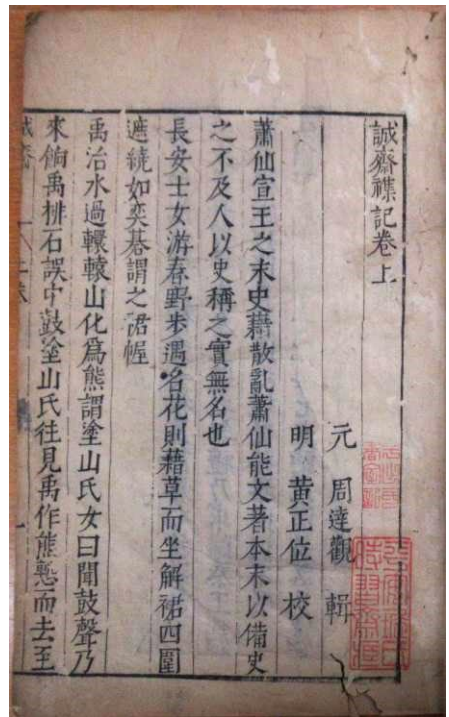
瑄《琴學正聲》所收之增訂條目，編排上重編《說郛》本將「柳文暢憚琴」置於「徐修仁勉琴」前，重編《說郛》本編排與沈瑄《琴學正聲》卷一所收同，或《琴學正聲》取自重編《說郛》。重編《說郛》本、《小史集雅》應直接來源於黃正位本，編序不知何者更近於原本。至於《琴學正聲》本增補條目係出編者所加，其書〈凡例〉第一則云「如虞汝明《古琴疏》、宋謝希逸《雅琴名錄》及《古琴制》，皆學者所當考究，余少為增訂，以述所知，非敢創論也。」⁵⁸自言此三種書經編者沈瑄增補。

6. 《誠齋雜記》（二卷）

是書存黃正位刊本、《津逮秘書》本、《說庫》、內閣文庫藏抄本，並二卷，又有重編《說郛》三十一、《古今說部叢書》收錄一卷本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云：「剽掇各家小說，鉅釘割裂，而不著出典。如崑崙奴磨勒一事，分於五處載之，其舛陋可知也。」現存《津逮秘書》本較為常見。⁵⁹早期田忠俠〈《誠齋雜記》作者考〉短文考證該書序作為周達觀，作者實為林坤。⁶⁰此觀原書序即可知。

此外，屈紅梅曾針對《誠齋雜記》之歷代著錄與版本作較完整的調查，不過並未留意到黃正位刊本的存在。⁶¹其後，羅寧〈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〉將之列為「偽典小說」，對其版本與著成年代有簡要的考察，並指出該書存有內閣文庫抄本。⁶²

現存神戶市立中央圖書館藏本（參圖六），書籤作「誠齋雜記全」，周達觀序誤裝於卷下之前，每半葉 9 行，行 20 字，卷端首行頂格作「誠齋雜記卷上」，次行、三行分別作「元 周達觀 輯」「明 黃



圖六：神戶市中央圖書館藏《誠齋雜記》書影

⁵⁸ 清·沈瑄編：《琴學正聲》，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第三輯第 24 冊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 年，據清康熙香度樓刻本影印），頁 635。

⁵⁹ 元·林坤撰：《誠齋雜記》二卷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部雜家類第 120 冊，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5 年），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《津逮秘書》本影印。

⁶⁰ 田忠俠：〈《誠齋雜記》作者考〉，《學習與探索》1983 年第 3 期（1983 年 6 月），頁 103。

⁶¹ 屈紅梅：《〈補遼金元藝文志〉、〈補三史藝文志〉著錄小說集解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，2012 年），頁 257-259。

⁶² 羅寧：〈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〉，頁 31-47。

正位校」，⁶³與現存《草玄雜俎》其他傳本版式相同。內閣文庫抄本卷端特徵、行款與刊本同，係據黃正位刊本原版式抄出。黃正位本與《津逮秘書》相同，蓋《津逮秘書》亦取黃正位本重刻。

7. 《女紅餘志》（二卷）

是書黃正位刊本不存，今存《詩詞雜俎》二卷本。《古豔異編》不分卷本、《綠聰女史》本、《說郭續》寫四十四節錄一卷，係利用相同版片重印。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根據《詩詞雜俎》二卷本影印，較為常見，⁶⁴另有「四庫德清文叢」之點校本，有簡單注釋。⁶⁵《詩詞雜俎》二卷本應是根據黃正位刊本重刻，卷上收錄 81 則，卷下收錄龍輔所作詩 54 首。《古豔異編》等一卷本收錄 59 則，所錄條目悉出二卷本卷上，略作刪節。

《草玄雜俎》每一種卷端都有「黃正位」校閱的字樣，可視為此套叢書之特徵，雖然《古琴疏》、《女紅餘志》兩種已未見傳本，但由《小史集雅》、《津逮秘書》輾轉保留下來，猶可見其原貌。雖說錢希言已指出諸書係明人偽造之書，但作為傳世秘本，仍為明末諸家所重，故以秘書為訴求的叢書如高承埏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與毛晉《津逮秘書》，都收錄若干零種。援引最多者，則為明末的重編《說郭》，說詳後文。雖然《草玄雜俎》編纂為一套叢書，但所收書性質頗有不同之處，下一節則說明各書的編纂體例與互通情況。

三、《草玄雜俎》類書、掌故的互通與徵引

（一）《草玄雜俎》所收書的編纂體例

《草玄雜俎》所收七種，除了《尤射》一種記述古代射禮，內容多所殘斷，與其他書的性質迥別。其他諸書大多徵引歷代掌故典實，彙編成書，所可疑者即其引書多為前代未著錄之書籍，難以核驗其內涵，故前人視為偽書。羅寧提出新的名稱謂之「偽典」來討論這類書籍的性質。⁶⁶但細緻區分，各書之間於徵引故實的偽造情況有不同的情況，應予以分別看待。以下略將各書分類討論。

⁶³ 元·周達觀輯：《誠齋雜記》（據神戶市立中央圖書館藏黃正位刊本，明代）。

⁶⁴ 元·龍輔：《女紅餘志》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部雜家類第 120 冊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5 年）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代影印本。

⁶⁵ 元·龍輔：《女紅餘志》（《簪雲樓雜說》合刊）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4 年）。

⁶⁶ 羅寧：《〈雲仙散錄〉是偽典小說》，《古典文學知識》2018 年第 6 期，頁 46-55。

1. 徵引書籍，未見載籍

由於各書的編纂，多數生平作者編者不詳，時代則多出於元代以前，因此，大多數記載的內容未晚於元代。這類書籍的編纂策略，旨在託之前代，假造新書，故徵引書籍多前代未見之書。從《雲仙散錄》開始，即應用類似的編纂手法，明人刊刻時擴充兩卷成為《雲仙雜記》後，條目增編了《類說》內容，出現已見文獻，顯示駁雜不一的情況。

《草玄雜俎》徵引書籍，標註出處者，有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二種，二者皆將引注出處錄於每則之末。《瑯嬛記》分為三卷，每條各有子題，文字長短不拘，然除了《誠齋雜記》外，其他書籍皆未見前代著錄、徵引。《緝柳編》則是仿類書體例，分類纂錄，未記子目，徵引書籍時而與《瑯嬛記》互通，如《廣豔異編》與《續豔異編》所錄姚月華、晁采事，以往雖有沈梅、趙素忍指出與《瑯嬛記》有關，⁶⁷但也有若干資料出於《緝柳編》。這種特殊的互通情況，可以將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是同一取材來源、但利用不同編纂取向編成的兩部書。不過，在徵引書籍時，卻發現兩者徵引的資料來源重疊者不高。根據統計《瑯嬛記》引書共 47 種，《緝柳編》引書共 29 種，其中僅《林下詩說》（一作《林下詩談》）一書重疊，其他書目不相重疊，也許出於刻意迴避，或是有意編排。

引書上同一性質，大多會趨於一致，諸如《瑯嬛記》引《本傳》者有三，包括姚月華、紫竹、姜窈窕，這部分反映在徵引較多者之書目，如《謝氏詩源》、《採蘭雜誌》、《賈氏說林》、《真率齋筆記》、《致虛閣雜俎》。同一人的事蹟，大抵傾向出於同一來源，如《緝柳編》所記無暇事，多收錄於《屬龍觀退居錄》，晁采事多錄於《內觀日疏》。與《雲仙雜記》依一定次序排列書目的方式不同，次第無序交錯。這些書籍多數未見於前代，且事跡多屬新造，一部分的人物無可稽考；一部分資料，則依託前代名人而記，事跡則集中在宋代以前。由此可見，二書內容雖偽，但經過特意的設計與編排，並非隨意虛造。

2. 雜錄、摘記前代事跡，未注出處

《草玄雜俎》中雖亦收錄前代掌故，但未徵引他書，逕自分條排列，不注出處，有《古琴疏》、《女紅餘志》、《誠齋雜記》三種。

《古琴疏》編排大致以時代分條排列，由伏羲、黃帝至梁武帝為止，共錄 50 則。《古琴疏》專錄琴事，如虞汝明序所云：「余少好書，復好琴，至老不衰。近尤喜觀《虞初》、《夷堅》家言，中有琴事輒命毛先生志之，名曰『古琴疏』。」⁶⁸可知內容主要採錄自小說家言，而專錄琴事。或錄古琴之名，或記鼓琴事。大抵亦依托古代名人，而事無可稽考，

⁶⁷ 詳參前文《瑯嬛記》一節所考。

⁶⁸ 宋·虞汝明編：《古琴疏》（據日本內閣文庫藏《小史集雅》本，明代），卷首。

殆出虛造。

《女紅餘志》則分條之外，各條加上子題，卷上所錄主要是漢魏六朝至唐之婦女軼事，包括后妃、姬妾、女仙等不同身分之紀錄；卷下則收錄龍輔個人的詩作。《女紅餘志》龍輔自序云：「鄙觀載籍頗多僻秘，女紅之暇每一沉酣，推玄底妙。……因於間日稍有所識，以便觀覽，要多婦女家事。」⁶⁹則亦觀書偶得，於女紅之暇收集所錄札記，書中內容主要是「婦女家事」，可知二編屬於特定主題的讀書札記，資料來源大致是小說家言或是家藏異書。其編造之法，大抵取用歷代美婦人之名，敷陳事跡、詩歌或名物，作為掌故之用。但所錄事物多未見其他典籍，係人有所本，而事屬虛造，這樣的手法與《古琴疏》較為相近。內容大多簡短，僅〈香丸婦人〉、〈俠媪〉二則多達數百字，後來為《初刻拍案驚奇》卷四〈程元玉店肆代價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〉所取用。

《誠齋雜記》編纂方式則與上述二種不同，雖然同屬未徵引書者，但此書所錄多有出處可考。如第 8 則，出《太平廣記》卷 389〈潘章〉；第 16 則韋洵美事，出《燈下閒談》，亦見《劍俠傳》卷三。第 33 則文簫與吳彩鸞事，《歲時廣記》卷三十三引出裴鏞《傳奇》；第 37 則陸東美事，出《太平廣記》卷 389 引《述異記》；第 40 則，出《水經注》卷 35 引《玄中記》；第 46 則，出《太平廣記》卷 322〈王志都〉引《幽明錄》；卷下第 41 則姜廉夫事，引《夷堅支志》庚卷四〈花月新聞〉，不過文字直接取自《劍俠傳》卷四。他條可考者尚多。

與前述二種，依託古人，虛造其事的編造方式不同，《誠齋雜記》大多數的條目事有本源，可查得出處。其中包括一書分拆二則者如卷上第 5 則、第 42 則，出《燕丹子》；卷下第 29、30 則出裴鏞《傳奇》〈虬鬚客傳〉；第 31、32、35、36、37 等五則，都出於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九四裴鏞《傳奇》〈崑崙奴〉。或許出於對條目長短的調整，因此將長篇摘錄拆分，不過，這樣的作法意義不大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即指出「中皆剽掇各家小說，鉅釘割裂，而不著出典。如崑崙奴磨勒一事，分於五處載之，其舛陋可知也。」⁷⁰已指出該書「剽掇」前人小說的跡象，因此，並非依託古人虛造。

引錄較晚的書為蔣子正《山房隨筆》，包括卷上第六十二則聶碧窗事、第六十八則元遺山妹事。⁷¹卷下第十六則馬光祖事，出元吳萊（1297-1340）《三朝野史》（有《古今說海》本）；第 48 則蘇小妹事，出陳霆（1477-?）《兩山墨談》卷八。這說明《誠齋雜記》的編成較晚，至少在元代之後。另外，韋洵美、姜廉夫二事，與《劍俠傳》文字近似，很可能直

⁶⁹ 元·龍輔編：《女紅餘志》（據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汲古閣《詩詞雜俎》本，明代），卷上，頁 1a。

⁷⁰ 清·永瑤修纂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 131，子部四十一雜家類存目八雜纂上，頁 1117。

⁷¹ 二事分別見元·蔣子正撰，徐時儀點校：《山房隨筆》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：《宋元筆記小說大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6539、6542-6543。

接受到《劍俠傳》的影響，所收錄的內容應是出於晚明編纂。

綜上所述，《草玄雜俎》中大多數是依托元人所編，而編者生平大多僅見序跋提供的內容，沒有其他生平可供佐證。所收題材大多限制在元代以前之資料，但彼此之間仍有不同的編纂策略。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的編纂策略，是延續《雲仙散錄》的作法，以仿類書的形式，徵引諸多異書，彙編成一新纂之典故用書，其徵引書目雖多，但彼此間有明確的區隔，兩者僅在《林下詩談》一書重疊，但內容全然不同。未徵引書目的《古琴疏》、《女紅餘志》則利用筆記小說的形式，依主題抄錄小說家言的形式彙編，內容上假託古人，實則虛造其事、其物，多無可稽考。相形之下，《誠齋雜記》則近乎雜抄，多抄錄前代小說家言，而多數可查出來源。《草玄雜俎》所收各書形成彼此互異、卻又顯現出同出一手的編纂手法，必須放置在整個叢書的比較中，才能顯現其特意改造的手法。

（二）《草玄雜俎》所收書的事跡互通

《草玄雜俎》作為一套叢書，其所收各書原可作為獨立的書籍，內容可不相干涉。但《草玄雜俎》卻刻意地將所載內容事跡加以連類互見，以人物為軸心散記各種事跡，突出所編書籍雜錄、類編、摘錄等性質，但也有意識地留下線索，讓人留意到這些片段可以綴合成一完整故事，有些人物的事跡集中在單一書籍之中，有些則跨越兩種書籍。以下則就這兩方面進行討論：

1. 一書之內，互通有無

近人研究不少人注意到《廣豔異編》所收姚月華、紫竹故事，出自於《瑯嬛記》，這些故事綴合散見於《瑯嬛記》的相關故事集合而成，沈梅即認為《廣豔異編》的姚月華故事乃源自《瑯嬛記》。⁷²趙素忍論及《瑯嬛記》與《廣豔異編》的關係時，除了討論姚月華、紫竹故事之外，另外發現姑射謫女、九天先生與姜窈窕都出現以同一人物為中心的零散條目。⁷³這些條目大多是集中在一書之中，以下則根據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所錄人物事蹟達2則以上者，略列如下：

- (1) 晁采事，見《緝柳編》11則，但未見《瑯嬛記》。
- (2) 瑤卿事，見《緝柳編》3則，未見他書。
- (3) 女仙謝長裾、瓊卿事，見《緝柳編》12則，主要出於《屬龍觀退居錄》，零星收錄於《玄門秘旨》、《陳郡志異》、《內觀日疏》。

⁷² 參沈梅：《〈瑯嬛記〉考證》，頁59-62。

⁷³ 趙素忍：《〈豔異編〉及其續書研究》，頁119-138。

- (4) 無瑕事，《緝柳編》錄 4 則，主要出於《屬龍觀退居錄》。
- (5) 姚月華事見《瑯嬛記》11 則。
- (6) 方喬與紫竹事，《瑯嬛記》錄 9 則。
- (7) 姑射謫女、九天先生事，《瑯嬛記》錄 6 則，其中獨記九天先生事 2 則。
- (8) 姜窈窕與張叔良事，《瑯嬛記》錄 5 則。
- (9) 宋遷與試鶯事，《瑯嬛記》錄 5 則。
- (10) 應元事，《瑯嬛記》錄 4 則。
- (11) 族雪道君，《瑯嬛記》錄 3 則。
- (12) 莊暗香事，《瑯嬛記》錄 2 則。
- (13) 仙人鳳子事，《瑯嬛記》錄 2 則。
- (14) 雷威事，《瑯嬛記》錄 2 則。

從上述所列可知，《緝柳編》所錄條目最多者有四人，包括晁采、瑤卿、謝長裾、無暇等故事，《瑯嬛記》所記人物散見各處有 10 人，這些故事有些是成對出現，如謝長裾與瓊卿、姑射謫女與九天先生、姜窈窕與張叔良、宋遷與試鶯，多半是女仙與男子婚戀故事，姑射謫女與九天先生則多論道之談。以宋遷與試鶯事為例，見於《瑯嬛記》卷上云：

試鶯家多美釀，試鶯不善飲，時為宋遷索取，試鶯恒曰：「此豈為某設哉？祇當索與郎耳。」因名酒曰「索郎」。後人謂「索郎」為「桑落」，反音亦偶合也，恐非本指。

卷上云：

宋遷寄試鶯詩有云：「誓成烏鰂墨，人似楚山雲」，人多不解「烏鰂」義。《南越志》云：烏鰂懷墨，江東人取墨，書契以給人物，逾年墨消，空紙耳。

卷下云：

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，宋遷求其一舞而不可得，因呼為「羊公鶴」。⁷⁴

條目中敘述宋遷與試鶯的互動，包括飲酒、酬贈詩歌、舞蹈，事無重複，且始末不詳，最

⁷⁴ 以上三則分別見於元·伊世珍輯：《瑯嬛記》，頁 59、88。

後附加語彙來歷之說明，只作為一種典故、成語的來源，似乎有原型故事被化整為零的拆成不同記述。

另外其他內容亦多涉仙家傳說，這些人物在以往的仙傳中未見記錄，說明這些人物很可能是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編纂時虛造而成。這些故事既不依托古人古事，所記條目又有相互補足的情況，從《廣豔異編》卷八〈幽期部〉所收〈晁采外傳〉、〈紫竹小傳〉、〈姚月華小傳〉可以看到各篇將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所錄內容，連綴成完整故事的情況。

其中〈晁采外傳〉比較特殊，趙素忍即指出文中多采錄《瑯嬛記》之事，但《瑯嬛記》所錄事蹟主人公都非晁采，顯現綴合過程假借了其他人物的事蹟，同時又融攝了《緝柳編》的晁采故事。此外，〈晁采外傳〉一開始指出「有晁采者，小字試鶯」，則人物似乎又與宋遷、試鶯事相混，但內容實未及宋遷之名。由於《廣豔異編》成書時代與《草玄雜俎》相近，內容屬於選編之作，選編時大多忠實於原文，略作刪節。故所收三篇是否與《草玄雜俎》同出一源，或是利用《草玄雜俎》加以綴合，尚有可疑之處。

由此可見，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雖然性質相近，但在徵引書籍和所錄人物都有所區隔，刻意分為兩個體系，彼此相涉者甚少。而各書之內部則有若干人物貫串相關事蹟，彼此互補，似乎原初存在一個完整的故事原型，就如同《廣豔異編》〈紫竹小傳〉、〈姚月華小傳〉，可見二書在編纂策略上亦有些微差異。

2. 叢書諸書，事跡互通

如前所述，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所涉內容多假託仙家傳聞，難以稽考。在書中自成互補的故事系列，但這些人物偶有超出一書所記，而別見於《草玄雜俎》其他書中，主要集中在《女紅餘志》、《誠齋雜記》二書。列舉如下：

- (1) 姚月華事見《瑯嬛記》11則，《女紅餘志》1則。
- (2) 女仙謝長裾見《緝柳編》12則，《女紅餘志》1則。
- (3) 殷願事，《瑯嬛記》錄2則，引《誠齋雜記》1則。
- (4) 喬子曠事，《瑯嬛記》錄1則，《誠齋雜記》錄1則。
- (5) 無瑕事，《緝柳編》錄4則，《女紅餘志》錄3則。

附帶一提，資料互通的部分，主要針對新造人物而言，至於依託古人之條目，如漢武、張華、楊貴妃等人本是以往傳說經常假託之人物，無法說明他們之間有交叉影響之情況。姚月華雖然在唐人選集《才調集》收錄其〈古怨〉二首，但相關事跡並未留下，可能是根據詩作擴充而來，主要事跡仍是《瑯嬛記》所造。由於無瑕、謝長裾等人事跡並非依托古人，而是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新造的人物，因此《女紅餘志》、《誠齋雜記》的援用，顯現叢

書內部資料互通的特定情況。雖然《草玄雜俎》大致編成於萬曆三十幾年，但由於依托元人所編，所使用的人物多是元代以前人物，或是新造之人物，因此不能完全確定這些書籍，究竟是舊籍重刊，還是新造偽書。但從這些資料互通的現象看來，若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出於叢書編造時所新創，則《女紅餘志》、《誠齋雜記》互通的資料可能也是出於同一編纂者的情況。與此相對，《古琴疏》雖然引用《燕丹子》的部份，與《誠齋雜記》有互通之處，不過是基於利用同源的資料所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瑯嬛記》曾經徵引 4 則《誠齋雜記》的資料，如上述第 3 殷願事即其一。這種互相徵引的現象，以往可以將之視為《誠齋雜記》早於《瑯嬛記》的判斷依據，但如果考慮到叢書資料互通的情況，這種徵引可能並非是先後編纂的問題，而是編輯者刻意自我援用所留下的痕跡。《女紅餘志》引用的姚月華、無瑕大多敘述簡短，如卷上第 29 則〈生香屨〉云：「無瑕屨牆之內皆襯沉香，謂之生香屨。」⁷⁵重點放在名物的起源和掌故的說明，敘事性偏低，這和《緝柳編》徵引時，詳錄其身分，引錄〈子夜歌〉三十四章，寫法截然不同。但《女紅餘志》所錄諸事，亦與《緝柳編》不相重複，並非先有《緝柳編》的內容，而後摘錄其片段，而是一種同源的互補關係，是根據人物既有的形象，別摘一婦人事而錄存之。

綜上所述，《草玄雜俎》在這些新造人物的條目中，其實存在一種同源的想像關係，不管是姚月華、謝長裾或是無瑕，都假想存在一個完整的前文本，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或《女紅餘志》所錄內容，都是根據前文本各取所需的摘錄與改寫，因此，即便記載同一人物，也彼此互異、互補，不相重疊。故而在這應將《草玄雜俎》視為一個互補性的叢書彙編，實屬必要，才能一窺各書的真面目。

四、《草玄雜俎》在明末的傳播與引用——以重編《說郛》為中心

《草玄雜俎》出版後，晚明徵引其書者頗多，包括吳大震《廣豔異編》、王圻《稗史彙編》（明萬曆三十八年刊本）、董斯張《廣博物志》（明萬曆四十三年刊）、曹學佺《蜀中廣記》、杜應芳《補續全蜀藝文志》（萬曆年間）、《湘煙錄》（天啟間）⁷⁶、姚旅《露書》（天

⁷⁵ 元·龍輔編：《女紅餘志》，卷上，頁 6b。

⁷⁶ 明·閔元京、凌義渠輯：《湘煙錄》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部第 145 冊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5 年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），卷首，〈引用書目〉收

啟二年)、徐應秋《玉芝堂談薈》(明崇禎刊本)⁷⁷等皆曾徵引。入清後,官方所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、《格致鏡原》、《佩文韻府》等類書徵引頗多,不過已不盡徵引原書,時而轉引重編《說郭》之內容。上述諸書大抵都是徵引若干條目,以配合編書意旨,只有明末重編《說郭》有系統地加以整理、重刊。從前述討論,《草玄雜俎》編刊年代成於萬曆三十四年(1606)前,重編《說郭》的早期版片已避天啟皇帝諱,其成書年代必晚於《草玄雜俎》。重編《說郭》編纂時採錄《草玄雜俎》頗多,兩者影響之跡尚未有人深論,本節則試圖以重編《說郭》為中心,討論《草玄雜俎》明末再利用的情況。

重編《說郭》根據研究者考證是明人張遂辰所編,⁷⁸其書雖利用當時的《說郭》抄本編入,但有眾多內容是取用當代資料新加入者,與張宗祥校對《說郭》比較,明抄本流行的系統大致收錄 725 種,重編《說郭》去除注闕、有目無文收錄 1250 餘種,兩者僅重疊 500 多種,說明有 700 多種書是重編《說郭》編者新增。⁷⁹這些內容一部分來自於前代類書的輯錄,更多是取用明代流傳的叢書本加以刪節,也有不少假託、偽濫的情況出現,《草玄雜俎》也成為重編《說郭》取用的來源之一。

《草玄雜俎》所錄七種中,大多數見於明末重編《說郭》,並見諸重編《說郭》同板片印製的相關叢書。⁸⁰

- 1.《瑯嬛記》,重編《說郭》寫三十二。
- 2.《雲仙雜記》,《唐宋叢書》本、重編《說郭》寫一百十九。
- 3.《尤射》,《續百川學海》本、《唐宋叢書》本、重編《說郭》寫一百一。
- 4.《古琴疏》,重編《說郭》寫一百。
- 5.《誠齋雜記》,重編《說郭》寫三十一。
- 6.《女紅餘志》,《說郭續》寫四十四。

錄《漂粟手牘》、《玄觀手抄》、《姚鶯尺牘》、《瑯嬛記》,又卷一〈吳王壁羽〉引《漂粟手牘》,卷七〈謝霜回〉引《玄觀手抄》、卷九〈玉飛〉引《姚鶯尺牘》、卷十〈李觀〉引《詩源指訣》,卷十一、十二引《瑯嬛記》三則,卷十三〈掩日珠〉引《異聞志》、〈頻伽〉引《吳郡疏》。

⁷⁷ 明·徐應秋:《玉芝堂談薈》,收入劉心明主編:《子海珍本編》(南京:鳳凰出版社,2014年,據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二年(1703)遼陽封氏補刻本影印),大陸卷第一輯雜家類 87-88,卷九〈水晶屏上美人〉:「小說:秀才方喬慕紫玉,有寄情詩曰:『眉如遠岫首如螭,但得相思不得親。若使畫工圖軟障,何妨百日喚真真。』」(頁 497)事出《瑯嬛記》卷下。卷三十二〈蚺青玄羅〉引《瑯嬛記》事(頁 304)。

⁷⁸ 參賴信宏:《明末武林書坊同板重印書籍編刊考》,頁 167-170。

⁷⁹ 參渡邊幸三:《說郭考》,收入應再泉等編:《陶宗儀研究論文集》(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6年),頁 325。

⁸⁰ 參關於重編《說郭》同板片重複印行的調查,其附錄三「同板重印所涉群書敘錄」涉及包含重編《說郭》43種書,可參賴信宏:《明末武林書坊同板重印書籍編刊考》,頁 565-676。

上述除了《雲仙雜記》、《尤射》是全本重刻，其他多數為摘錄刊行。只有《緝柳編》並未直接收載於重編《說郭》中。但如對照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的引書，就會發現重編《說郭》写三十一、写三十二、写八十收錄了若干引書的內容，可知重編《說郭》將二書當作輯錄的來源，將其徵引較多條目之若干種輯錄成編。以下略比較重編《說郭》所錄各書之引錄來源，以見《草玄雜俎》影響之關係。

表一：重編《說郭》引錄《草玄雜俎》條目考

重編《說郭》	條目考	《草玄雜俎》備考
1. 《採蘭雜志》（以下写三十一）	共錄 26 則，其中 25 則見於《瑯嬛記》，悉引出《採蘭雜志》。第 26 則出《留青日札》卷四。	《瑯嬛記》引錄共 51 則。
2. 《嘉蓮燕語》	共錄 7 則，其中 6 則出《緝柳編》，第 5 則出《瑯嬛記》卷下第 8 則引《採蘭雜志》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8 則。
3. 《戊辰雜抄》	共錄 5 則，全出於《緝柳編》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5 則，作《謝子戊辰抄》。
4. 《真率筆記》	共錄 9 則，全出於《瑯嬛記》。其中第 5 則，出於《瑯嬛記》卷上第 41 則引《謝氏詩源》。	《瑯嬛記》引錄 8 則，作《真率齋筆記》。
5. 《芸窻私志（陳芬）	共錄 9 則，前 8 則出《緝柳編》。第 9 則出田藝蘅《留青日札》卷四〈欵〉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9 則，作《雲窻私志》。
6. 《致虛雜俎》	共錄 17 則，其中前 15 則出《瑯嬛記》。第 14 則，出卷下第 24 則引《採蘭雜志》，第 16 則出《留青日札》卷四〈絕〉，第 17 則出《留青日札》卷四〈温墩湯〉。	《瑯嬛記》引錄 14 則，作《致虛閣雜俎》。
7. 《內觀日疏》	共錄 8 則，全出《緝柳編》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14 則。
8. 《漂粟手牘》	共錄 7 則，全出《緝柳編》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8 則。
9. 《奚囊橘柚》	共錄 11 則，全出《緝柳編》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12 則。
10. 《玄池說林》	共錄 6 則，全出《緝柳編》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6 則，作《玄池子說林》。
11. 《賈氏說林》	共錄 14 則，全出《瑯嬛記》。	《瑯嬛記》引錄 22 則。
12. 《荻樓雜抄》	共錄 9 則，第 1 則出《緝柳編》。第 5 則出《瑯嬛記》卷上 35 引《本傳》；第 6 則《誠齋雜記》卷上第 2 則；第 7 則出《雲仙雜	《緝柳編》引錄 1 則，作《秋樓雜抄》。

	記》，卷三第 9 則引《揚州事跡》；第 8 則出《雲仙雜記》卷一第 21 則引《姑臧前後記》。其餘雜引他書，非出《草玄雜俎》。	
13. 《客退紀談》	共錄 14 則，前 4 則出自《緝柳編》。第 4 則出卷下〈禽獸麟蟲〉第 17 則引《嘉蓮燕語》；第 8 則出《誠齋雜記》卷上第 35 則，其餘雜引他書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3 則。
14. 《下帷短牒》	共錄 9 則，前 4 則出《緝柳編》。第 5 則出《雲仙雜記》卷三第 22 則引《金台錄》；第 6 則出《雲仙雜記》卷四第 42 則引《金門歲節》。第 7 至 9 則雜引他書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4 則。
15. 《下黃私記》	共錄 9 則，第 1 則出《瑯嬛記》。第 4、5 則出《雲仙雜記》，其餘雜引他書。	《瑯嬛記》引錄 1 則。
16. 《潛居錄》(寫三十二)	共錄 8 則，俱出《緝柳編》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12 則。
17. 《三餘帖》(寫三十二)	共錄 15 則，前 14 則出《緝柳編》。第 15 則出《太平廣記》卷四百六十〈落鴈殿〉引《朝野僉載》。	《緝柳編》引錄 15 則。
18. 《謝氏詩源》(寫第八十)	共錄 14 則，俱出《瑯嬛記》。	《瑯嬛記》引錄 21 則。
19. 《林下詩談》(寫八十四)	共錄 8 則，前 2 則出《緝柳編》，第 3 至 8 則出《瑯嬛記》。其中第 6 則引出《林下詞談》。	《瑯嬛記》引錄 7 則，其中一則作《林下詞談》，《緝柳編》引錄 4 則。
20. 《影燈記》(寫六十九)	共錄 4 則，前 2 則出《雲仙雜記》，後 2 則雜出他書。	《雲仙雜記》引錄 4 則。
21. 《粧樓記》(寫七十七)	共錄 70 則，第 1 至 4 則出《雲仙雜記》引《妝樓記》。引《草玄雜俎》者，有《雲仙雜記》7 則、《誠齋雜記》3 則、《瑯嬛記》7 則、《緝柳編》4 則、《女紅餘志》2 則，合計 23 則。餘多雜引他書。	《雲仙雜記》引錄 4 則。
22. 《記事珠》(《說	共錄 56 則。其中出《雲仙雜記》35 則、《誠	《緝柳編》引錄 9 則。

郭續》写二十一)	齋雜記》9 則、《瑯嬛記》3 則、《緝柳編》3 則、《女紅餘志》1 則，5 則雜引他書。	
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

上述有 22 種都是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所徵引書拆分出來，除了《林下詩談》為兩書共同徵引的情況，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兩書的徵引書目並未有其他重疊，因此這些書目，若非出自《瑯嬛記》即為《緝柳編》，而這二種是除了《雲仙雜記》外，編排上以引書為主體的書籍。上述列表中，有 6 種以《瑯嬛記》為主，13 種以《緝柳編》引書為主，2 種引自《雲仙雜記》。由於文字基本上忠實謄錄原書，因此，重編《說郭》所收各書，並非別有所見，僅根據二書輯佚而來。

若以輯佚看來，對照第二欄條目考與第三欄《草玄雜俎》之徵引情況，就會發現除了《戊辰雜抄》與《緝柳編》條目完全對應，二欄的對應情況或多或少有所出入。大致可區分為兩種情況：

其一，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、《雲仙雜記》等原書徵引較多，重編《說郭》輯錄部分條目。

此情況更動較少，但基本上內容、引書忠實於原書。如輯錄自《緝柳編》者之《內觀日疏》、《漂粟手牘》、《奚囊橘柚》、《玄池說林》、《潛居錄》，出《瑯嬛記》之《賈氏說林》、《謝氏詩源》，可說是不完整的輯錄本。

另外有大體輯錄自原書，但雜入引錄他書之條目，或是雜入非《草玄雜俎》之書，如写三十一所錄《採蘭雜誌》以下 6 種，有九成都出自單一書籍，偶有徵引他書誤輯，或逕取他書，可說是不太精確的輯錄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 6 種，有 3 種都摻入田藝蘅《留青日札》的內容，摻入的條目都是在各書所錄條目之末。或許並非輯錄錯誤所致，而是編纂時有意摻雜其中，導致真偽混雜的情況。

其二，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、《雲仙雜記》等原書徵引較少，利用他書混入。

此一情況只是徒具其名，已難稱為輯錄本。如上述《荻樓雜抄》、《客退紀談》、《下帷短牒》、《下黃私記》，此四種原書本徵引不多，為擴充篇幅，混入其他書籍。資料來源一部分取自《雲仙雜記》或《誠齋雜記》，但有許多並非出自《草玄雜俎》，以假亂真。《影燈記》雖取自《雲仙雜記》，但 4 則中有 2 則雜取他書。《粧樓記》則將《雲仙雜記》所引 4 則盡數收錄，不過全書共 70 則，雜取他書者占大多數，利用到《草玄雜俎》者亦僅 23 則。上述各書，即便內容大部分是偽造條目充數，但仍保存輯錄原書的條目，列於該書之前。

由此可知，重編《說郭》在利用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時，基本上將之視為輯佚的來源，但輯錄時並無意完全忠實於原書，可能在輯錄之後，因應內容的比例原則，在最末添

加若干輯錄的材料混充。其中例外的情況是第 22 種《記事珠》，此書《緝柳編》徵引 9 則，不過，《說郭續》所錄 56 則中，僅錄其 3 則，大多數條目都出自《雲仙雜記》計有 35 則，出自《草玄雜俎》者有 51 則。或許因為該書託名馮贇所編，而馮贇適為《雲仙雜記》編者，故而徵引《雲仙雜記》尤多，和上述情況有所不同。

《草玄雜俎》所收既為偽書，故其徵引書籍多假託未見著錄、難以稽考的書籍，重編《說郭》據此輯錄，本是偽中之偽。但輯錄過程又不盡忠實於原書文獻，輯錄不完整又或雜入他書，甚則全書大半皆雜採眾書而成，徒具輯錄之名而無其實，則偽中又更添偽。透過《草玄雜俎》和重編《說郭》資料比對，則可見重編《說郭》所錄諸書之來歷，也可一窺重編《說郭》編造書籍的手法，大抵是假託輯佚之名，略引數則於前，雜採他書於後，真偽摻雜，以遂行偽造之實。

現存《全宋筆記》第十編第十二編曾自《說郭》選錄 59 種書加以整理，特取「不見於他書而獨為《說郭》所收宋人筆記，或雖雜見於他書然內容文字不及《說郭》所收詳備者。」⁸¹兼取原本與重編《說郭》，其中就包括了《嘉蓮燕語》、《內觀日疏》、《三餘帖》、《玄池說林》，此四種都係重編《說郭》從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輯錄而來，其實乃出明人偽造，《全宋筆記》納入其中實為不明其偽所致。

文言小說中明末《五朝小說》、重編《說郭》作為文言小說的總結性作品，但書中收錄了許多真偽參雜的情況，魯迅在〈破《唐人說薈》〉中就指出《唐人說薈》這類偽濫的始作俑者，就是明末《五朝小說》等出版物。其中有刪節原書、割裂文章別為一書、派分一書為多種、妄造書名、亂題撰人等改造痕跡。⁸²不過，這類偽造資料經常是舊資料附加上新名目，從而導致文言小說真偽混雜的情況，其手法主要是作者、書名或篇名的造作，以殘本混充全本，屬於部分偽並未涉及到一書的內容與體系。而《草玄雜俎》除了《雲仙雜記》出於舊編其餘多是新資料，利用秘笈資料的珍稀性，從序跋偽托到內容編造進行體系性的整合，則屬於全偽的編造。比對之下，重編《說郭》在利用《草玄雜俎》時，時而刪節，時而假輯錄之名行混充之實，則與《草玄雜俎》之作偽有所區隔。

五、結論

本文《草玄雜俎》在明末清初廣泛流行，徵引利用者頗多，大約在清初尚存完整，其後原本散失，如今常見本如《雲仙雜記》、《瑯嬛記》、《女紅餘志》都是其他書坊的重刊本，

⁸¹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：《全宋筆記》第十編第 12 冊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18 年），〈點校說明〉，頁 4。

⁸² 魯迅：《魯迅全集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 年），第八卷集外集補遺，頁 106-110。

《草玄雜俎》叢書遂湮沒不顯。所幸《趙定宇書目》、《澹生堂藏書目》、《奕慶藏書樓書目》尚錄其子目，部分零種雖散失各地，仍能大致還原其面貌。

根據考察目前只有《古琴疏》、《女紅餘志》原刊本已亡失，其他 5 種尚有傳本。其中《尤射》、《誠齋雜記》現存神戶市立中央圖書館，《瑯嬛記》、《緝柳編》現存遼寧省圖書館，《雲仙雜記》現存龍谷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。這系列叢書卷端多作黃正位刊，編成年代根據黃正位所刊《虞初志·序》，最晚在萬曆三十四年（1606）以前。其中若干零種，曾為《津逮秘書》、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、《小史集雅》、《唐宋叢書》、重編《說郛》重刊，可以得知《草玄雜俎》既為這些叢書的取材來源，也可根據若干重刊本，還原其書之面貌。

以往雖然將這些書認定為偽書，但在明末流行的轉相引用。須還原這些資料到最初面貌，方有利於瞭解相關史料的因革演變。這當中比較罕見的是《緝柳編》，今僅存遼寧省圖書館刊本與內閣文庫、陽明文庫抄本。此書的發現可以完足對《草玄雜俎》的認識，從其徵引書籍的體例看來，延續《雲仙雜記》的編纂手法，與《瑯嬛記》並列為雜錄典故的秘書，並從這些書所保留特定的人物事蹟，可發現這些書籍在編造時，假想了一個完足的故事原本，然後以徵引的形式拆分割裂。此外，這些新創的人物故事，也在叢書之中交互影響，因此，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新造的人物典實，又互見於《誠齋雜記》、《女紅餘志》，由叢書內部資料互通的情況，顯現編者在各書的體例、題材有意區隔，同時又互通聲氣讓不同的書籍互補印證，由此可略窺《草玄雜俎》的編造手法。

最後，這些資料的發現可以了解重編《說郛》22 種書的資料來源，重編《說郛》透過重新輯錄的方式，將《緝柳編》、《瑯嬛記》、《雲仙雜記》徵引的書籍，別錄一編成為新的輯錄本，但輯錄過程中又有收錄不全、真偽混雜，甚至是假託其名、摻雜大量他書資料的情況，導致偽中添偽，令人真偽淆亂的情況。透過《草玄雜俎》的爬梳，可以一窺晚明偽書的編纂手法，透過假托古事、依託古人、引錄秘書，到假輯錄之名，遂偽造之實。因此，在利用這批材料時，必須先認清相關書籍的性質，才不致誤用史料。

徵引文獻

古籍

- 魏·繆襲註 MIU, XI：《尤射》*You She*（據神戶市立中央圖書館藏黃正位刊本，明代）。
- 五代·馮贇 FENG, ZHI，張力偉 ZHANG, LI-WEI 點校：《雲僊散錄》*Yun Xian San Lu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98 年）。
- 五代·馮贇 FENG, ZHI：《雲仙雜記》*Yun Xian Za Ji*（據龍谷大學圖書館藏黃正位刊本）。
- 宋·文同 WEN, TONG 撰：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*Chen Mei Gong Xian Sheng Ding Zheng Dan Yuan Ji*（據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庚戌（1610）吳郡吳一標刊崇禎間虞山毛晉重訂本，明代）。
- 宋·虞汝明 YU, RU-MING 編：《古琴疏》*Gu Qin Shu*（據日本內閣文庫藏《小史集雅》本，明代）。
- 元·伊世珍 YI, SHI-ZHEN 輯：《瑯環記》（三卷）*Lang Huan Ji (San Juan)*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*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* 子部第 120 冊（濟南 Jinan：齊魯書社 Qi Lu Press，1995 年），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。
- 元·伊世珍 YI, SHI-ZHEN 輯：《瑯嬛記》*Lang Huan Ji*（據南京圖書館藏清代抄本，清代）。
- 元·伊世珍 YI, SHI-ZHEN 輯：《瑯嬛記》*Lang Huan Ji*（與雲陽子 YUN YANG ZI 合訂《瑯嬛餘記》*Lang Huan Yu Ji*，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代約耕抄本，善本編號：線善 844181-83，清代）。
- 元·伊世珍 YI, SHI-ZHEN 輯：《瑯嬛記》*Lang Huan Ji*（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姚茂善朱絲欄鈔本，善本編號 07578，明代）。
- 元·伊世珍 YI, SHI-ZHEN 輯：《瑯嬛記》*Lang Huan Ji*（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朱校抄本，善本編號 07580）。
- 元·伊世珍 YI, SHI-ZHEN 輯：《瑯嬛記》*Lang Huan Ji*（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間抄本，善本編號 07579，清代）。
- 元·沈應元 SHEN, YING-YUAN 輯：《緝柳編》*Ji Liu Bian*（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抄本、陽明文庫藏抄本，明代）。
- 元·林坤 LIN, KUN 撰：《誠齋禠記》（二卷）*Cheng Zhai Za Ji (Er Juan)*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*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* 子部雜家類第 120 冊（濟南 Jinan：齊魯書社 Qi Lu Press，1995 年），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《津逮祕書》本影印。
- 元·周達觀 ZHOU, DA-GUAN 輯：《誠齋雜記》*Cheng Zhai Za Ji*（據神戶市立中央圖書館藏黃正位

- 刊本，明代)。
- 元·蔣子正 JIANG, ZI-ZHENG 撰，徐時儀 XU, SHI-YI 點校：《山房隨筆》*Shan Fang Sui Bi*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 HAI GU JI CHU BAN SHE 編：《宋元筆記小說大觀》*Song Yuan Bi Ji Xiao Shuo Da Guan* (上海 Shanghai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，2001 年)。
- 元·龍輔 LONG, FU：《女紅餘志》*Nü Gong Yu Zhi*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*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* 子部雜家類第 120 冊 (濟南 Jinan：齊魯書社 Qi Lu Press，1995 年)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代影印本。
- 元·龍輔 LONG, FU：《女紅餘志》(《簪雲樓雜說》合刊)*Nü Gong Yu Zhi(Zan Yun Lou Za Shuo He Kan)* (杭州 Hangzhou：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，2014 年)。
- 元·龍輔 LONG, FU 編：《女紅餘志》*Nü Gong Yu Zhi* (據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汲古閣《詩詞雜俎》本，明代)。
- 明·汪廷訥 WANG, TING-NE：《坐隱先生全集》*Zuo Yin Xian Sheng Quan Ji*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*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* 集部第 188 冊 (濟南 Jinan：齊魯書社 Qi Lu Press，1997 年)，據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環翠堂刻本影印。
- 明·佚名 ANONYMOUS 編：《陽春奏》*Yang Chun Zou* (上海 Shanghai：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，1958 年)，《古本戲曲集成》*Gu Ben Xi Qu Ji Cheng* 四集之六，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。
- 明·祁承燦 QI, CHENG-MEI 撰，鄭誠 ZHENG, CHENG 整理，吳格 WU, GE 審定：《澹生堂藏書目》*Dan Sheng Tang Cang Shu Mu* (上海 Shanghai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，2015 年)。
- 明·徐焞 XU, YI 撰，馬泰來 MA, TAI-LAI 整理，吳格 WU, GE 審定：《新輯紅雨樓題記·徐氏家藏書目》*Xin Ji Hong Yu Lou Ti Ji Xu Shi Jia Cang Shu Mu* (上海 Shanghai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，2014 年)。
- 明·徐應秋 XU, YING-QIU 撰：《玉芝堂談薈》*Yu Zhi Tang Tan Hui*，收入劉心明 LIU, XIN-MING 主編：《子海珍本編》*Zi Hai Zhen Ben Bian* (南京 Nanjing：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，2014 年)，大陸卷第一輯雜家類 87-88，據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二年 (1703) 遼陽封氏補刻本影印。
- 明·高承埏 GAO, CHENG-YAN 編：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*Ji Gu Tang Qun Shu Mi Jian* (據中國國家圖

- 書館藏明末刊本)。
- 明·陶珽 TAO, TING:《說郛》、《說郛續》*Shuo Fu & Shuo Fu Xu* (據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宛委山堂刊本)。
- 明·陸采 LU, CAI:《虞初志》*Yu Chu Zhi* (據日本內閣文庫萬曆三十四年黃正位刊本, 明代)。
- 明·陸楫 LU, JI 編:《古今說海》*Gu Jin Shuo Hai* (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嘉靖二十三年(1544)刊本, 明代)。
- 明·閔元京 MIN, YUAN-JING、凌義渠 LING, YI-QU 輯:《湘煙錄》*Xiang Yan Lu*,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: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*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* 子部第 145 冊(濟南 Jinan: 齊魯書社 Qi Lu Press, 1995 年),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。
- 明·黃虞稷 HUANG, YU-JI, 瞿鳳起 QU, FENG-QI、潘景鄭 PAN, JING-ZHENG 整理:《千頃堂書目》*Qian Qing Tang Shu Mu* (上海 Shanghai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, 2001 年)。
- 明·趙用賢 ZHAO, YONG-XIAN:《趙定宇書目》*Zhao Ding Yu Shu Mu* (上海 Shanghai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, 2005 年)。
- 明·鄭燧 ZHENG, YUN 校訂:《畫家要訣》*Hua Jia Yao Jue* (日本內閣文庫藏晉安格古齋刊本, 善本編號: 子 061-0008, 明代)。
- 明·錢希言 QIAN, XI-YAN:《戲瑕》*Xi Xia* (據內閣文庫藏《松樞十九山》本, 明代)。
- 明·錢謙益 QIAN, QIAN-YI:《牧齋書目》*Mu Zhai Shu Mu* (據故宮博物院藏舊平圖抄本)。
- 明·鍾人傑 ZHONG, REN-JIE, 張遂辰 ZHANG, SUI-CHEN 編:《唐宋叢書》*Tang Song Cong Shu* (據內閣文庫藏讀書坊板本, 善本編號: 子 084-0002)。
- 清·永瑤 YONG-RONG 編纂:《四庫全書總目》*Si Ku Quan Shu Zong Mu* (北京 Beijing: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, 1965 年), 據浙本影印。
- 清·沈琯 SHEN, GUAN 編:《琴學正聲》*Qin Xue Zheng Sheng*, 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: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*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* 第三輯第 24 冊(北京 Beijing: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, 2000 年), 據清康熙香度樓刻本影印。
- 清·祁理孫 QI, LI-SUN 藏並編:《奕慶藏書樓書目》*Yi Qing Cang Shu Lou Shu Mu*, 收入林夕主編, 煮雨山房輯:《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·明清卷》第 14 冊 *Zhong guo Zhu Ming Cang Shu Jia Shu Mu Hui Kan. Ming Qing Juan* (北京 Beijing: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2005 年),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抄本。

佚名 ANONYMOUS 著，晉·郭璞注 GUO, PU：《山海經》*Shan Hai Jing*（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 28 年格古齋刊本，善本編號：子 192-0001，明代）。

近人論著

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SHANG HAI SHI FAN DA XUE GU JI ZHENG LI YAN JIU SUO 編：
《全宋筆記》*Quan Song Bi Ji* 第十編第 12 冊（鄭州 Zhengzhou：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，
2018 年）。

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 ZHONG GUO GU JI ZONG M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：《中國
古籍總目》*Zhong Guo Gu Ji Zong Mu*（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、上海
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，2009 年）。

田忠俠 TIAN, ZHONG-XIA：〈《誠齋雜記》作者考〉“A Study on the Authorship of *Chengzhai Zaji*”，
《學習與探索》*Learning and Exploration* 1983 年第 3 期（1983 年 6 月），頁 103。

沈梅 SHEN, MEI：〈《瑯嬛記》考證〉“Textual Research on *Langhuan Ji*”，《合肥學院學報（社會
科學版）》*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(Social Sciences Edition)* 第 26 卷第 6 期（2009 年 11 月），
頁 59-62。

屈紅梅 QU, HONG-MEI：〈《補遼金元藝文志》、《補三史藝文志》著錄小說集解〉*Annotated Bibliography
of Fiction Listed in Supplement to the Bibliographies of the Liao, Jin, and Yuan and the Three Histories*
（武漢 Wuhan：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
Historical Philology Master Thesis，2012 年）。

昌彼得 CHANG, PETER：《說郭考》*A Study of Shuofu*（臺北 Taipei：文史哲出版社 Wen Shi Zhe
Publishing House，1979 年）。

林慶彰 LIN, QING-ZHANG：《豐坊與姚士舜》*Feng Fang yu Yao Shi-Lin*（臺北 Taipei：萬卷樓出版
社 Wanjuanlou Press，2015 年）。

俞士玲 YU, SHI-LING：《明代書籍生產與文化生活》*Ming Dai Shu Ji Sheng Chan yu Wen Hua Sheng
Huo*（南京 Nanjing：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，2022 年）。

柯愈春 KE, YU-CHUN 編：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*Annotated General Catalogue of Qing Poetry and
Prose Collections* 上冊（北京 Beijing：北京古籍出版社 Beiji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，
2001 年）。

馬明達 MA, MING-DA：〈中國古代射書考〉“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Archery Books”，《暨南史
學》*Jinan Historical Studies* 第 2 輯（2003 年 12 月），頁 1-41。

- 張春紅 ZHANG, CHUN-HONG：〈稀見文言小說集《緝柳編》考辨〉“An Examination of the Rare Classical-Chinese Fiction Collection *Jiliu Bian*”，《西藏民族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*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(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)*第 39 卷第 5 期（2018 年 9 月），頁 135-141。
- 曹之 CAO, ZHI：〈《雲仙雜記》真偽考〉“A Study on the Authenticity of *Yunxian Zaji*”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*Journal of Research on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* 1992 年第 4 期（1992 年 6 月），頁 18-20。
- 曹之 CAO, ZHI、郭偉玲 GUO, WEI-LING：〈《雲仙散錄》作偽小考〉“A Brief Study on the Forgery of *Yunxian Sanlu*”，《圖書情報知識》*Library and Information Knowledge* 2011 年第 6 期（2011 年 11 月），頁 70-71。
- 陳婷 CHEN, TING：《錢大昕《補元史藝文志》著錄小說集解》*Qian Da Xin Bu Yuan Shi Yi Wen Zhi Zhe Lu Xiao Shuo Ji Jie*（武漢 Wuhan：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ical Philology Master Thesis，2012 年）。
- 陶敏 TAO, MIN 等編：《全唐五代筆記》*Quan Tang Wu Dai Bi Ji*（西安 Xi'an：三秦出版社 Sanqin Publishing House，2012 年）。
- 陸音 LU, YIN：〈宋刻本《雲仙散錄》考略〉“Song Ke Ben *Yun Xian San Lu* kao Lue”，《東南文化》*Southeast Culture* 2003 年第 5 期（2003 年 5 月），頁 81-83。
- 程毅中 CHENG, YI-ZHONG：〈《雲仙雜記》的版本問題〉“On the Editions of *Yunxian Zaji*”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*Journal of Research on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* 1993 年第 2 期（1993 年 5 月），頁 25。
- 新編漢魏叢書編委會 HAN WEI CONG SHU EDITORIAL COMMITTEE：《新編漢魏叢書》*Xin Bian Han Wei Cong Shu*（廈門 Xiamen：鷺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，2013 年）。
- 寧稼雨 NING, JIA-YU：《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》*Zhong Guo Wen Yan Xiao Shuo Zong Mu Ti Yao*（濟南 Jinan：齊魯書社 Qi Lu Press，1996 年）。
- 趙修霖 ZHAO, XIU-PEI：〈《雲仙散錄》之撰作時代：由書中所錄之唐人詩文才華故實析論〉“On the Composition Date of *Yunxian Sanlu*: An Analysis Based on Recorded Tang Poetry and Anecdotes”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*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* 第 34 期（2017 年 11 月），頁 29-54。
- 趙素忍 ZHAO, SU-REN：《《豔異編》及其續書研究》*A Study of Yan Yi Bian and Its Sequels*（北京 Beijing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，2020 年）。
- 劉振 LIU, ZHEN：〈《古琴疏》版本、成書年代及撰者考〉“A Study on the Editions, Date of Composition, and Authorship of *Guqin Shu*”，《音樂天地》*Music World* 2018 年第 11 期（2018 年 2 月），頁

52-54。

- 劉學倫 LIU, XUE-LUN：《張海鵬《學津討原》及其相關問題》*Zhang Haipeng's Xuejin Taoyuan and Related Issues*（臺北 Taipei：秀威資訊 Showwe Information，2017年）。
- 魯迅 LU, XUN：《魯迅全集》*Lu Xun Quan Ji*（北京 Beijing：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，1981年）。
- 賴信宏 LAI, XIN-HONG：〈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所收書之文獻價值探究〉“An Inquiry into the Bibliographic Value of the Works in *Jigutang Qunshu Mijian*”，《淡江中文學報》*Tamka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* 第40期（2019年6月），頁183-218。https://doi.org/10.6187/tkujcl.201906_(40).0006。
- 賴信宏 LAI, XIN-HONG：《明末武林書坊同板重印書籍編刊考》*A Study on Duplicate Block Prints from Late Ming Wulin Bookshops*（臺北 Taipei：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., 2022年）。
- 遼寧省第三批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編委會 LIAO NING SHENG DI SAN PI ZHEN GUI GU JI MING LU TU LU EDITORIAL COMMITTEE：《遼寧省第三批珍貴古籍名錄圖錄》*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Third Batch of Rare Books from Liaoning Province*（北京 Beijing：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，2019年）。
- 應再泉 YING, ZAI-QUAN 等編：《陶宗儀研究論文集》*Tao Zong-Yi Yan Jiu Lun Wen Ji*（杭州 Hangzhou：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，2006年）。
- 薛洪 XUE, HONG：〈《瑯嬛記》的作者究竟是誰〉“Who is the True Author of *Langhuan Ji*?”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*Social Sciences Front* 1997年第2期（1997年4月），頁25。
- 晁冕良 QU, MIAN-LIANG：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*Zhong Guo Gu Ji Ban Ke Ci Dian*（濟南 Jinan：齊魯書社 Qi Lu Press，1999年）。
- 羅寧 LUO, NING、武麗霞 WU, LI-XIA 合著：《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》*Studies on Fiction and Biographies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*（成都 Chengdu：巴蜀書社 Bashu Publishing House，2016年）。
- 羅寧 LUO, NING：〈《雲仙散錄》是偽典小說〉“*Yunxian Sanlu* as an Apocryphal Novel”，《古典文學知識》*Knowledg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* 2018年第6期（2018年11月），頁46-55。
- 羅寧 LUO, NING：〈明代偽典小說五種初探〉“A Preliminary Study of Five Apocryphal Novels from the Ming Dynasty”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*Ming-Qing Fiction Studies* 2009年第1期（2009年4月），頁31-47。

A Study on the Ming Dynasty Wanli Era Collection

Caoxuanzazu

LAI, SIN-HUNG

(Received January 10, 2025 ; Accepted April 24, 2025)

Abstract

This article aims to address issues related to the transmission, versions, and influence of *Caoxuanzazu*, explor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work. It analyzes the interconnections and references among the seven books included in *Caoxuanzazu*, illustrating that several works were not independently compiled but were created through similar modes of thematic allocation. For instance, *Yunxianzaji* originates from *Yunxiansanlu* and serves as a prototype for related compilations. *Jiliubian* primarily imitates the format of encyclopedic works. *Chengzhaizaji* and *Langhuanji* resemble anecdotal collections of miscellaneous records, while *Nvgongyuzhi* and *Guqinshu* are specialized compilations with specific thematic focuses. In contrast, *You She* differs from the other works as it appears to be a collation of fragments of ancient texts. The intertextuality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among *Jiliubian*, *Chengzhaizaji*, and *Langhuanji*.

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, the article further examines the inclusion of *Caoxuanzazu* in the *Revised Shuofu* to understand the transmission of *Caoxuanzazu*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. This analysis seek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related texts and address potential chronological misjudgments that may arise.

Keywords: Huang Zheng-wei, *Caoxuanzazu*, *Revised Shuofu*, Late Ming Collection, Bibliography

